

莊子集注稿本



黃安阮毓崧手寫稿本

莊子集註

上海中華書局影印

篇目總錄

內篇  
卷上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卷中之一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外篇  
卷中之二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雜篇  
卷下之一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雜篇  
卷下之二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莊子集註序

曩喜讀莊子以其文章華妙而未求其甚解焉故窺注疏不多釋全書或僅數篇者計纔及六七家耳然已感識其字者或未言其理論其文言其理者或未論其文識其字論其文者或未識其字言其理使有人焉集各家之所識字所論文與所言理擷英采華滙成一編裨益於讀莊子者當不淺今阮居士次扶之莊子集註乃適符斯選能以先睹為快乎阮居士往者從吾研究佛學今不晤七年矣頃間聞吾抵漢舉月夜走訪目擊其靜氣盎然光澤勝前賞乎與遭值世亂形神憔悴之眾人異訶詢其所由則以治莊註對并請為序言覽其自序則云當滄海橫流之會獸蹏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磨牙吮血殺人如麻知必有道焉使足以韜光晦迹善全其生雖燕襲人間亦得與海上冥鴻同其超脫因而思老莊之風入

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益善下而不與人爭自相忘而不為人忌也。又曰子既師其說以期免於難竊欲求其一而漸底於通。又曰因虛其心而為物外之遨遊。即後其身以遠人間之災害。蓋皆驗諸身而后著之言者。故洒然於劇變繁感之上。居市廛而氣通山澤。然居士此註之作。即所謂更進則化民成俗使人薰其德而善良焉者也。逮得己利。推以利人。亦菩薩之用心歟。時座間有諸佛經者。居士隨問宣答。而竅要咸中。則知別後雖旁究莊子。而以佛學為主。尤見精進焉。顧於莊註中間抒己意之處。亦多援用佛言。吾每歎不知佛者。於孔老莊所語。莫測其邊底。而游目佛藏稍多者。亦不能如其分割以言。輒彙傳一二名句。將佛義盡量移入之。而忘孔老莊之此名此句。在其所屬前後文。或通篇全書中。本無其義。竟恣為敷演。如近人有割據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為小之語。

大談破相顯性累萬言不休者則借其名句用為題目以發揮自胸中所知之佛學與孔老莊何涉惟適以糅亂佛說而已此古今愛好孔老莊之佛者往往不免而居士獨慎出之彌堪尚已

民國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太虛序於武昌千家街之世界佛學院籌備處





莊子集註序

同學阮子以扶從事於莊子集註凡四閱寒暑然後寫定字柳句解綜采眾說以求其當鄙善長之於水經劉孝標之於世說不是過也莊子之書固史公所稱為洗洋自恣以適己者自是以降學者皆樂玩其文辭而不復究其旨趣晉世風氣號稱崇尚老莊然士夫類取其隻詞片義以助清談甚者弁髦禮法以鳴高道其所道失之彌遠自世主定儒教為一尊冠儒冠服儒服者輒疑莊子之言非聖人之言擯不敢道間有讀焉而曲為之解則謂莊子疾時垢濁務洗洋說激以譏切當世奔趨勢利之徒悲夫莊子之書垂千餘載讀者於文字之外究其微旨窮其會歸者蓋寥寥也竊謂莊子於道益深造有得者其所言大抵為入道之方法與一己所證之境界夫道之不可以言語文字昭示也莊子

固知之矣。天道篇稱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夫莊子既知道之不可言傳。而猶著書立說。何也。則以道為天下之公物。不欲終秘。筆之於書。猶冀世人一寤焉。故曰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其用意。在使人人知虛靜之要旨。而各正其性命之情。後人索其辭而不得。則以為沈洋自恣而已矣。次扶學道有年。於莊書能窺其深際。其冥悟於文字之外者。吾無得而測之。就書而言。厥有數善。一曰據莊子以讀莊子。不援莊以入儒。不援莊以入佛。蓋莊子自成一家言。宜觀其會通。必謂某義與某合。而從而引申之。支離破碎。於詎無當也。一曰不穿鑿以害義。歷來箋註家。往往望文生義。或改字以就詞。或改詞以就義。有理極平易者。而必紆曲以為之解。古書遂因箋

註之多而讀愈難。次扶則融會全書。理之塞者通之。義之艱者夷之。使讀者如披荆榛而履坦途。無扞格不入之患。一曰不殊。殊於一家之言。註莊子者無慮數十家。然皆不能有瑜而無疵。次扶則折衷諸家之說。無所偏主。是者存之。其所存者。謂皆己意可也。然一以吻合莊書之義為歸。則謂其無絲毫己意存乎其間亦可也。嗟乎。狙詐颯起。人欲橫流。世寧復有讀莊子之書者乎。其讀莊子者。寧能虛其心而為物外之遨遊。如君之所期者乎。而君顧用力若此。是猶莊子知道之不可言傳。而著書十餘萬言而不辭也。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同學弟枝江張繼煦撰

武國十

不

...

...

...

...

...

...

莊子集註序

江頭日暮東望故鄉惻然念吾邑方數百里竟無一寸乾淨土舉莊子所謂人為厲鬼室為邱墟之慘禍不圖於吾身親見之憂從中來返舍獨酌急欲醉鄉引去作莊生胡蝶夢也適有郵卒叩門授子巨帙乃子同年阮公次扶以所輯莊子集註底本由漢寄示并請予為審定者予既喜次公之脫險於鄉又喜其契濶近十年尚知天涯有流落故人心神大快亟展閱底本大致見數十萬精工小楷皆次公因預備影印親手所書計非窮年月之力不辦竊訝次公以六十老人頻年蒙難胡尚有此心情作冷淡生活實予所不解及覽其自序始知其寢饋漆園匪伊朝夕雖處困阨猶手此編殆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歟夫莊子一書在治世讀之或嫌多激論當亂世讀之益信皆法言歷來注家各以環境思想學

識之不同致所說皆瑕瑜互見從未有論其文兼解其字並詳明其玄理俾足稱完善之作者今集註綜采眾長以求其當復間下己意以會其通言從簡而義甚賅實迥超舊注諸家其裨益於讀莊子者乃為至大益如讀集註即不啻編讀舊注且較勝於編讀舊注也惟次公從事集註雖自稱閱四寒暑然後寫定而以予知次公久則信其於老莊學說早深資之故於民三以前鄂當局勸膺省長堅不肯就民三以後雖歷充各省司道政廳諸職而視若傳舍亦皆不數月辭去是益以世變方亟不願為無謂之犧牲則所謂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毋為有國者所羈也其繼充第一屆國會議員既不逞才辯以收名聲尤不假黨派以營權利則所謂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也頃歲吾安邑難作世家巨室多被焚掠畏禍者相率遠避而次公察乎安危寧於禍

福遲之又久始挈眷居漢皋其廬舍亦歸然尚存王烈之里鄭公之鄉古今人竟有相似者此又其處物不傷物守雌善下之故彼所謂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之正此義也夫其由得力於老莊而為集註正欲人由集註以致力於老莊顧或以世喪道矣道喪世矣恐無復讀莊子之書而能虛其心以遨遊物外者而吾正以滄海橫流之故特備述次公研究老莊之效力俾學者務知所取法皆得以善全其生也計大著發還之日次公見之當必以此說為知言惟是真入之道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倘以予之戚戚於鄉邦者猶然笑為多事焉則予知勉矣蓋自讀集註已憬然於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之謂矣

民國十八年仲冬望日年愚弟劉佑騏序於荆沙客寓





莊子集註序

莊子一書自魏晉迄於明季注者多矣。惟十九隨時散佚其幸而存者大概競言玄理不屑屑為論文解字之談。清初傅青主先生批本最佳。迄未刊行。宣氏南華經解能闡發其神化之文而不能盡識其通假之字。其後王念孫父子暨洪頤煊孫詒讓郭嵩燾俞樾諸氏識其字矣。但皆非全注。不過各舉數十條。於此有人焉。萃舊注數十家言。精擇之而集其大成。則庶於莊子全書美矣。備矣。可面而識廬山真相矣。乃究莫之能覩。所有郭氏慶藩集釋及王氏先謙集解。瑕瑜並見。皆不足以當之。此固予撫卷咨嗟。未敢嫌執管之窺。而早欲為閉門之造者也。予曩者嘗治佛學。往往應感說法。見不若老莊之道之易入人心。是豈出世法之較精深於世法歟。其亦兩大間之變化。實為耳目所及。而三界外之解脫。恒為庸俗所疑耳。予向以鳩摩羅什

山大師諸釋氏皆不棄老莊之學說。而又以五濁惡世當滄海橫流之會。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磨牙吮血。殺人如麻。知必有道焉。使足以韜光晦迹。善全其生。雖燕襲人間。亦得與海上冥鴻同其超脫。因而思老莊之風。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蓋善下而不與人爭。自相忘而不為人忌也。是故老子曰。蓋聞善攝生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傷。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子闡老聃之精蘊。傳道術之正宗。所著內外雜篇。其示人以藏身深眇者。至詳且盡。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予既師其說。以期免於難。竊欲求其一以漸底於通也。於是本歷年之研究。正舊注之乖訛。芟取眾長。間下己意。依內外雜篇輯為上中下卷。命之曰莊子集註。藉安子誦讀之心。其或得吾說而存

之各本其好學深思之故。以知其意而會其通。因虛其心而為物外之遨遊。即後其身以遠人間之舊害。更進則化民成俗。使人薰其德而善良焉。斯則子之厚望也。夫莊子以福輕於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亟亟焉示以良方。開其覺路。充而施。翹所以利天下後世者。何可勝言。其後四百年。佛教東來。以貪嗔癡亟為垂戒。據祇園世法之說。尤足證漆園先覺之明。昔具區馮氏謂莊子為佛氏之先驅。由今觀之。是可引為贊語也。顧或問莊書與孔教之異同。予曰。將無同之對。見晉書阮瞻傳矣。質言之。則莊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其所言至道之精微。多與中庸相表裏。其推尊孔氏之處。且茂以加。是則孔門之嫡派大宗也。惟以孔氏者。常不忘情於用世。而莊子則寧曳尾泥中。深寄慨於世之亂焉耳。其迹似未嘗無辨。

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百花生日。楚黃阮毓菘次扶氏識於詠懷堂。

大國有大國之禮小國有小國之禮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莊子集註

徵引註家

依註中所引先後為序。

陸德明

唐初人。有莊子音義十卷。今通稱莊子釋文。集註出名後。簡稱陸云。其他稱某云者。倣此。

王啟

清初人。船山之子。有莊子解增註。

郭慶藩

清人。有莊子集釋十卷。

成玄英

唐道士。有莊子疏解三十卷。

崔譔

六朝人。註見釋文。

司馬彪

晉人。註莊子五十二篇。今佚。其散見他書者。惟釋文較多。

簡文帝

南朝梁帝。註見釋文。

郭象

魏晉間人。有莊子注十卷。集註稱郭云者是。

郭嵩燾 清人註見集釋

王先謙

清末人有莊子集解八卷集註稱王云者是

支遁

晉僧註見釋文

李

頤

六朝人註見釋文集註稱李云者是

宣穎

清初人有南華經解六卷

王念孫

清人有王氏讀書雜誌

王引之 念孫之子所著與讀書雜誌合刊名曰王氏四種

俞樾

清人有諸子平議

盧文弨

清人有莊子釋文考證

向秀

魏晉間人註見釋文及列子張注

李楨 清人。註見集釋。

陳壽昌 清末人。有南華經正義。集註稱陳云者是。

憨山 明僧。有莊子內篇講義。

蘇輿 清末人。註見集解。

王夫之 明清間人。有莊子解三十三卷。莊子通一卷。見船山遺書。

姚鼐 清人。有莊子章句。

王穆夜 六朝人。註見釋文。

陳祥道 宋人。註見南華經解。

章炳麟 近人。有莊子解故一卷。齊物論釋一卷。見章氏叢書。補註稱章解章釋者是。

附引老列註家 名次同前。

張湛

東晉人注列子八卷  
集註稱張注者是

鍾會

曹魏人有老子注

焦竑

明人有莊子翼及老子翼八卷

蘇轍

宋人有蘇子由注老子四卷

司馬光

宋人有司馬氏論老子四卷

鳩摩羅什

東晉姚秦時西僧有老子注二卷

河上公

漢初人有老子章句

韓非子

六國韓人有解老喻老二篇



例言

一子素好莊文並好求為甚解項歲寂居避亂因據子向有之讀莊雜志編為集註其文字則多依郭本為故書惟原文三十三篇皆不分章節而今本謂分之則脈絡窳會所在晰然較易得其行文妙處也故從之

一子既以諸家舊注未能盡合故凡釋正文字句而欲其悉符正義也則必摘此注之非者去之採彼注之是者入之此集註所由名也惟所集舊注凡諸家意義相若亦但取一說以明之間或於文義僉同者附以某同或稱某某並云也至於舊注之不合者棄之而已亦多未明辯其非不得因眾說紛歧反疑集註之誤

一註中凡引舊說皆必冠以某云以明所出其無某云字樣及某云下加入案語

者。則所謂闡下己意是也。概未敢如郭襲向注致貽剽竊之譏。

一註中所引舊說。有採自現行各本。及叢書遺集。私家雜著者。有原本佚亡。而其說散見他書。間接選入者。已另於徵引註家編內。分別陳明。註中不復贅述。

一莊文引用人名。註中皆依次申敘。但所有聖賢君相。常見於五經四子書者。其姓氏不復具述。如遇有關係處。乃備舉其事實焉。陸氏釋文大致益亦如是。

一註中地名。今釋概就民國十七年以前言之。至現時北京改稱北平。直隸改稱河北之類。因此書先已繕成。未便更正。閱者諒之。

一音讀本依據釋文。惟陸氏每於一字下。引列數音。多不確定。清代學者。且常謂釋文某字音誤。故每一審定音讀。是又幾經考證。未嘗以意為之也。

一曩見近儒章太炎先生。著有莊子解故。齊物論釋。二書。子輯集註時。僻處窮鄉。

莫由得是書考證及既購至而予書業已繕成茲擇其意義特出及比較精詳

之說作為補註分列上方

凡以佛經作解別有發明者  
集註因體例不合未便采入

善善從長是在閱者

一此書正文及註近三十萬言予以鉛印多訛乃手自楷書校正俾便付之影印  
即為予行年六十留一紀念亦三山滄父行年七十著史通通釋之意也惟於

小註字信手寫去致間有俗書省筆閱者諒之

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中秋日阮毓菘識



莊子集註附錄

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者蒙人也

索隱引劉向云宋之蒙人也。案漢書地理志梁國頓

高邱縣西改名睢縣蒙故城在今高邱東北原屬宋漢書藝文志謂莊子宋人是也

睢陽蒙等八縣睢陽即周封微子之宋國在今河南

其書曰南華經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

周嘗為蒙漆園吏

正義引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古屬蒙縣

冤句縣故址在今山東荷澤縣西南與古蒙縣相近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

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漢書藝文志謂莊子五十二篇

大抵率寓言也

索隱云大抵猶言大略正義云率猶類也作

漁父盜跖臆

索隱臆音祛

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

語無事實

虛與墟通畏累虛即庚桑楚篇畏壘之山亢桑子即庚桑楚

然善屬書離

辭離去声正義云離辭猶力折其辭句

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

正義云剝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己

索隱云沈音汪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正義云威王當

周顯王

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

下使去聲

許以為相

相去聲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

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

食數並去聲

衣以文繡

衣去聲

以入太廟

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索隱云孤小也案列御寇篇豚作犢

子亟去

索隱云亟猶急也

無污我

索隱云污

鳥故反

我寧遊戲污漬之中自快

索隱云污漬潢污之小渠也

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

志焉

秋水篇莊子御楚使語與此傳異

莊子內篇

篇以內名因其參透道體欲假文字描寫於是特定題目注全神以發明之雖遣辭極變化之致實無一不在宗旨內也其目七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莊子集註卷上

黃安 阮毓崧 次扶氏輯

內篇 逍遙遊 第一 逍遙物外任天而遊也

北冥有魚陸德明云冥本亦作溟北冥北海也其名為鯤段玉裁注說文曰魚子未生者曰鯤爾雅釋魚曰鯨魚子也國語魯語韋注文選西京賦

薛注並同故王敬引方以智曰鯨本小魚之名莊子用作大魚之名也郭慶藩亦謂鯨即魚卵莊子故稱為絕大之魚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意者也

若陸引舊注所云鯨大魚名也字當為鯨又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幾上声下同

列子湯問篇張湛注云鯨鯨魚也恐皆失之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成玄英引玄

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冥已耶化而為鳥其名為鵬王篇大鵬

也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謨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案鵬身既大怒飛

則兩翼並展故如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言鵬由北海飛行將往天際一面之雲遊於南海也一曰運動也海瀕徑歌

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時必起大風鵬則乘此風而徙於南冥也南冥者天池也南冥當即南海而稱曰天齊諧者池蓋言其為自然妙境也

章先生莊  
子解故云  
搏釋文一  
音搏當從  
之考工記  
注搏之言  
拍也崔云  
拊翼者是

司馬彪及崔云齊諧人姓名也。蘭文帝云書名志怪者也。陸云志記也怪異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崔云持飛舉翼擊水浪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搏音團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

爾雅扶搖謂之颺郭去以六月息者也。郭象云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郭嵩燾璞注暴風從下上也云此所謂乘長風者也王先謙云引齊諧一

證野馬也。成云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逸望數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息出入氣也見漢書揚雄傳注言野馬塵埃被生物氣息吹動此雖體輕微而力薄弱較鵬之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相差誠不可計數然正

以見物無大小莫不任天而動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借人視天揣測之詞邪通耶本書論尾邪字

皆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王云其謂鵬是者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鳥視下極

言搏上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坳於交切音

之高。堂支通云堂有坳埳形也則芥為之舟。李頤云芥小草也置杯焉則膠。崔云膠著地也水淺而舟大也。宣穎云以

舟喻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王念孫云培之言馮也馮音憑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馮乘也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

培此大鵬之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開音過司馬云夭折也開止而後乃今將圖南乃始謀

道遠遊也此大鵬之蜩與學鳩笑之曰蜩音條蟬也學鳩司馬云小鳩也成我決起而飛決疾

貌槍榆枋也槍榆枋二木名槍支云突時則不至俞樾云此則而控於地而已矣司馬云

莫以之九萬里而南為以用也之通也此借蜩鳩之笑為下文惠施適莽蒼者適往

莽益近郊草野之色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食同餐三食宣云飯三適百里者宿舂糧舂音衝王

米儲食儲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聚積三月之糧也所適稱遠則聚糧愈多之二蟲又何

知口之此也二蟲蜩鳩也宣云鳥之飛與人之行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去

知矣等耳適近者不能知遠二蟲豈足以知鵬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去

智智本亦作智上句正文下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菌音寘朝菌當即廣雅所

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古本淮南道應篇引此作朝秀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蠹郗高誘注淮南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蛛是也廣雅以其為

蟲故秀字加虫作蜻也。茲據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蠶上見，日則死。一名曰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蠶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朝，朝者不及晦，此則指為無知之

物。大概據列子解之，湯問篇曰：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也。陸云：晦，冥也。朝，旦也。盧文弨云：此以一日之朝暮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蓋朝生者不及暮，然

固知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朝不當從日為解。惠姑不知春秋，陸云：惠本亦作螻，姑音姑，或曰山蟬

云：惠姑，寒蟬也。一名蟬。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楚之南以下見湯問篇。楚，一作

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椿，司馬云：木也。一名檮，李云：生江南。此木三萬二

千歲為一年。盧云：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當云冥靈以千歲為一年，大椿以萬六千歲

為一。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

柱下史年八百歲。案彭祖事，眾人匹之。王云：言壽者必舉彭祖為比。不亦悲乎。宣云：此只是陪襯

可參觀，刻意篇註，特獨也。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注：作夏棘。云：字

並非又叙一事也。湯之問棘也是已。子棘，湯大夫，郭慶藩云：棘，革古同聲通用。窮髮

之北。陸云：地理書曰：山以草木為髮。李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

云：髮猶毛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

知其修者數去声下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以上見湯問篇

並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云列子不言鯤化為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為義漆園引古

在有無無意之間所謂洗洋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旋風也司馬云絕雲

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王云引湯問再證斥鴳笑之曰斥也字亦作鷖淮南高注

斥澤之鷖為飛不出頃故即此義也彼且奚適也彼謂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八尺曰仞一曰七尺而下翱翔蓬

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王云又借斥鴳之笑為惠施寫照此小大之辨也宣云前引

議雜出此更不多半語只輕輕鎖此一句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知行並去声比

便將前幅隱隱總收且筆鋒已渡起下文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宣讀而徵一國者句與上為四項人郭慶藩同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此指斥鴳宣云言如斥鴳之自以為至亦便是小不知大樣子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云榮子宋國人崔云賢者也猶然

崔李云笑貌案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譽平声音誤沮上

也郭云審自得也紫巒之非之上兩而字宣本無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辨乎榮辱之竟竟通境本多作境宣云安內則

榮徇外斯已矣成云斯此也已止也宋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數入声音朔頻也常也言求之當世不常

常見如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未立至德也王云言宋紫子不足慕夫列子御風而行列子年云鄭

風仙乘風而行與鄭穆公同時紫列子黃帝篇曰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冷子之道乘風而歸又曰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抑我乘風乎冷

然善也冷音零郭云冷然輕妙之貌郭慶藩云初學記及御覽引司馬云冷然涼貌也旬有五曰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

數然也致成云得也紫言彼列禦寇得風而待天風仙之福亦世不常常見者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郭嵩燾云言御

機之動王云雖免步行猶必待風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陸云辯變也郭

慶藩云辯讀為變與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惡平声音烏何也郭云乘天地之正對文辯變古字通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

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故曰至人無己又將惡乎待哉王云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陸云己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宣云此三句一篇之主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字仲武，事並詳外物篇。註陸云：箕山隱人也。案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南，右臨潁水之源。史記伯夷列傳謂其上有許由冢。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字林云：炬火也。向秀云：人所然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

浸灌。郭慶藩云：正韻浸，漬也。又漸也。廣雅：灌，聚也。又流也。浸，灌也。蓋浸潤漸漬之謂。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治去聲。下已治，同。言先生若出登帝位，則天下必致太平。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成云：尸，主也。致，與也。許由曰：

子治天下，治平聲。下治庖同。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

為賓乎？實在內是主，名在外是賓。若舍主取賓，即是棄內徇外，故皆許由所不為。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鷦鷯，李云：小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宣云：偃一作鼯。鼯名，好偃河而飲水。案鼯一名鼯，以其常偃伏也。故

通稱。歸休乎君？陸云：絕句。一讀至手字絕句。君別讀。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陸云：庖人，掌廚人也。周禮有庖

人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陸云：傳鬼神辭曰祝。成云：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則太

器也。俎，肉器也。○宣云：許由以名為賓而不居，此引證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

成云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者

吾聞言於接輿

陸云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案皇甫謚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

佯狂避世躬耕於楚楚王遣使

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大而無當當去聲往而不返一往情深直陳梗概曾無反覆可尋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昇其源流畧無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宣云逕門外路

庭堂外地也大有謂相遠之甚案文選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藐陸音

云遠也姑射陸云山名在北海中案以下數語畧與列

子黃帝篇同彼作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張注射音夜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

約若處子

淖尺約切音同綽處上声冰雪喻潔淨也淖約甚注柔弱貌司馬云好貌處子在室女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五穀即黍稷麻

菽麥也黃帝為孫注既不食穀矣豈復須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即上所請乘天

地之正而御六氣

其神疑

王云三字喫緊非遊物外者不能擬於神

使物不疵癘

司馬云疵毀也陸云癘李音癘惡病也

年穀孰

宣云此蓋以姑射山喻人之身言心神體純抱素專氣守柔絕世味納元精凌太虛秉陽德與造物遊其養神之極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也

吾是

以狂而不信也

狂宣云同狂言疑其為誰也

連叔曰然言無怪汝不信瞽者無以與乎文



章之觀龍耳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與去聲音預

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知去聲郭云不

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司馬云時女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喧未嘗求人而為人

所求也郭云謂此接與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之人也之德也

謂神人

將旁礪萬物以為一

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旁陸云字又作礪旁礪司馬云猶混同也斲同折李云求也亂宣云治也弊弊簡文云經營觀案旁

礪漢相如傳通作旁魄揚雄傳作旁漢注皆云即廣被之意李昉云言其德將廣被萬物以為一世斲乎亂亂治也猶虞書亂而敬之亂舉世望治德握其符神人無功

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此之謂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知北遊篇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郭云安於所傷則

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司馬云稽至也郭云無往而不

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沉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自然與吉會也

是其塵垢秕糠

陸云塵垢猶染污秕糠猶煩碎王云言於煩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

將猶陶鑄堯舜者也

言唐虞治功不足尚猶將以無為化之孰肯

以物為事

即上不弊弊焉勞心苦思以性分外事為事也

宋人資章甫而通諸越

宋國即今河南睢縣古名睢陽資貨也章甫殷冠名

章解云稽借為諧同從音聲也說文諧候至也故司馬訓至

適往也。言以冠為貨，而往售於越也。越即今浙江紹興，故府治會稽山陰二縣。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以無用章南處喻無所用天下為者。

堯治天下之民。

治平聲。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司馬李云：四子即王倪、瞿、缺、被。

衣許由，成云：水北為陽。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案此姑射山，或據隋書地理志謂即臨汾所有之姑射。秦思復列子補注，並云臨汾姑射，即今平陽府西之九孔山。

若是則近在堯都，堯所以便於往見也。惟隋志臨汾之姑射，或後世據此汾水之陽一語，以名其地之山，亦未可知。上文所稱姑射遠在北海中，故曰藐姑射者遠也。汾陽

堯所居，若有姑射，何為亦云藐哉？蓋堯之心未嘗有天下，其心即姑射神人之心。其身亦如姑射神人之身，雖垂衣廟堂，如道遙海外，是以彼山藐遠無殊，近在帝都。四

子皆堯所尊崇，此云往見於彼山，亦寓言其為體道者耳。此註多采李橫說。窅然，喪其天下焉。窅音杏，喪去聲。據上註姑射山既非臨汾有者，則上

汾水之陽，句當屬下讀。蓋言堯既往見四子，神志窅然，雖身仍臨在汾陽，而心已冥忘其有天下也。宣云：窅然，深遠貌。以上證神人無功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惠子，宋人，姓惠名施，為梁惠王相。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魏王，司馬云：梁惠王也。陸云：魏自河東遷大梁，故稱魏，亦

稱梁。紫瓠，胡誤切音護。即今葫蘆瓜也。種上聲。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樹，植也。實，子也。石，量名。十斗曰石。詳漢書食貨志。

以盛水漿。

成其堅不能自舉也。

成云：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瓠，黃郭切。讀若廓。爾文云：瓠落猶廓。

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泚不号然大也。号音煎。陸云本亦作号。俞云說文号痛聲也。号諺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謝靈運

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朽。當從之。爾雅釋天。玄朽。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朽。然大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朽字之義說之。吾為其無用

而梧之。為去聲。梧音后。切音割。擊破之也。以上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

善為不龜手之藥者。龜或讀如字。司馬云：文圻如龜文也。一云如龜拳縮也。案其讀。龜俱倫。切讀若鞞。鞞音君。敝也。宣云：龜音均。凍圻也。當從之。李

楨云：釋文：龜徐舉倫反。益以龜為鞞之假借。按：龜音義互通。通俗文：手足圻裂曰鞞。漢書：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鞞。痲文頴曰：鞞圻裂也。痲寒創也。此不龜手。猶言

不鞞。世世以泚泚統為事。泚音瓶。泚音霽。統同。續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統。李

手耳。世世以泚泚統為事。泚音瓶。泚音霽。統同。續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統。李

拘圻。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宋人

為泚泚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數去聲。鬻賣也。宋氏族人咸請。信與此。拙於用者之見小也。客

得之以說吳王。說去聲。音稅。越有難。吳王使之將。難將並去聲。冬與越人水戰。必至此。此地始知不龜手藥

效用之大。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泚泚統。則所用

章解云注  
結綴字當  
為落慮落  
以垂故覆  
露亦為覆  
慮或露亦  
為敗落明  
其音同紫  
落通絡束  
縛也

章解云機  
辟之辟借  
為繫釋器  
繫謂之量  
郭璞曰今  
之翻車也

之異也。此猶其顯見者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司馬云慮猶結

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繁與孟子茅塞之義畧同。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拙居切，音樗，或讀零音于。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中，去声。下同。卷音拳。陸云：本又作拳。塗，同途。立，宣云：植也。今子之言

大而無用，謂之遠無當於事情，眾所同去也。謂為眾所不取。同於不材之木。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狸音離，玉篇云

似猫，狌音生。成云：野猫也。單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敖音遨，謂候遊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東西跳梁，跳音條，成云：跳梁猶走躑

不辟高下。辟，同避。陸云：今本多作避。中於機辟。辟如字，音壁。王云：辟所以陷物。鹽鐵論刑法篇：辟

外，地骨於機臂，今機臂即機。死於罔罟。罔，同網。罟亦網也。宣云：此見巧便逐物者，自納於陷罟之區。今夫斄牛，斄音

來，又音狸。司馬云：斄牛也。紫斄牛尾長，可持以指。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斄牛出西南夷，其形甚大。

山中遠望幾如天際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宣云此見敦龐全身者必謝夫多能之智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莫大也彷徨乎無為其側彷徨音旁皇陸云猶翱翔也崔本作方羊

廣雅云彷徨徙倚也逍遙乎寢卧其下陸釋前逍遙遊云逍遙字亦作消搖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之義郭慶藩云逍遙二字說文不收作消搖者是

也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謂消搖者調暢逸豫之意不夭斧斤不夭折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宣云無何

有之鄉一物不留之處也廣莫之野一物不隔之宇也彷徨乎無為本無可為也逍遙乎寢卧本無一事也如是則我既無與物相櫻者而物之櫻我又安所得加之之

的哉此世所目為無用而獨適於清虛者也以上證至人無己意也此再言不適於用者所以全其大用也大瓠有超於瓠之用則大樹有超於樹之用亦理之至易

明者而慮施方且以之擲榆莊子嗚呼以患子自作聰明之人而聆世外之曠論猶之以水沃石也何怪莊子發端即有小不知大之嘆



章解云隱  
借為臺說  
文蓋所依  
據也隱几  
即據几

內齊物論第二 宣云齊眾物之論也。案舊訓篇題皆以齊物二字屬讀自王安石呂惠卿以物論二字屬讀遂多從之。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司馬云子綦居南郭因為號陸云綦吾其隱憑也。机音紀案机與几通徐無鬼篇作几玉篇几案也。仰天而噓陸

吐氣為噓 答馬似喪其耦。云今本作嗒音榻。答馬猶嗒然忘形之貌。喪去声下同。耦司馬云身也。身與神為耦也。案耦本亦作偶猶寓也。偶與寓通見史

記莊子列傳素隱寓寄也 神寄於身故謂身為寓似喪其耦謂若失其寄寓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姓顏。立侍乎前曰

何居乎 司馬云居猶故也。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郭云死灰槁木取其寂

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 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言今日氣象與昨不同也。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 即善哉問乎之謂而上声音同爾汝也。書洪範而康而色。孔傳謂汝當安汝顏色是也。本書而字讀上声者皆同。今者吾喪

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即所謂喪其耦也。郭云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却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女聞入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女音汝郭云籟蕭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道術也。子綦曰夫大

塊噫氣 俞云大塊者地也。地之所由成蓋即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積而至於廣大者。況此本說地籟則大塊非地而何成云大塊者造物之名其中噫而出氣

陸云噫乙戒反郭同案噫乙戒切音同噫說文飽食息也其名為風是唯無作是風唯

正字通謂氣逆上衝作聲也此噫氣即空氣發洩之謂

同惟作起也風即所謂噫氣惟當未起時則不覺耳作則萬竅怒鳴竅說末穴也空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

而上聲之猶其也琴集韻會並憐蕭切音聊云琴琴長風聲也郭成山林之畏佳

陸說皆同惟陸讀良救反案琴力救切音溜宣同又李本作颯音初

畏佳李云山阜貌云即嶮崔猶崔巍也大木百圍之竅穴謂樹孔也似鼻似口似耳似杆似圈似臼基謂柱

上橫短木承棟者插於柱頭如筭也園陸云如羊豕之闌圍也似注者似汚者注音

白音咎說文云春也古者掘地為白其後穿木石象形中象米似注者似汚者注音

云注深也汚窳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郭云此畧舉眾竅之所似激者謫者吐者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激陸云

也謫音孝簡文云若箭去之聲此音七謔音豪突音查司馬云吐若吐咄聲吸若噓吸聲叫若叫呼聲謔若謔哭聲突聲之深者也咬音交玉篇鳥鳴也司馬云聲哀切

若咬咬然郭云此畧舉眾竅之聲味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喁音愚于喁李云聲之和也成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冷音零和去聲宣云冷清風也司馬云飄疾風也案言屬風濟向

屬烈也則眾竅為虛烈風止則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而上聲之其也向云調

濟止也則眾竅為虛萬竅寂然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刁刁皆動搖貌宣云



章釋云開  
之貌謂博  
識同時其  
知也開問  
訓有所問  
別請五識  
不能相代

物論釋云  
司馬彪注  
已止也郭  
注自也而  
然則謂之  
天然非後  
物使從己  
也是司馬  
作已郭作  
己今從郭

刁刁動  
漸微貌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比竹者以竹相比而吹之宣云籟原是蕭地籟天籟皆是借用

其字故此處改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  
己音紀郭宣注意皆然言

風之吹一也所吹則萬有不同而風使聲由竅自出且每竅各成一聲以鳴是鳴者  
仍皆其自取也文選謝宣城九日詩注引司馬云已止也謂使各得其性而止也則

是謂己為己恐誤似怒者其誰邪  
怒即上萬竅怒時之怒言風未作前萬竅何以寂未就自取向合參之然風既濟後萬竅何又寂然則怒時非無端

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始怒也而怒之者誰耶悟其為誰則眾聲之鳴皆不能無所  
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

即天籟也引子綦言畢。莊子開口引此一段直似世間原未有我風聲雨濤眾竅  
為虛真氣將歸形骸自萎不待大命既至自家不得主張抑且當場傀儡不知是誰

提線我於此處直欲大哭乃猶較長論短所爭是何胡  
氣耶如此說來尚未道及物論早已令人冷却十分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知去聲閑閑簡文云廣博之貌間間陸請如字云有所問別也案間間即察察為明之義廣雅釋詁問覲也覲本作伺察也此

言智識之異者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王云炎炎有氣餒也成云詹詹詞費也案此議論之異者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覺去声音教司馬云魂交精神交錯與接為攝日以心鬪  
攝合也言日與世人綖者形開日開意悟也案此寤寐之異者與接為攝日以心鬪接合而以心計相角綖者

內篇 齊物論

意識同時  
不能有二  
想也  
李作淡  
老子曰道  
之出口淡  
乎其無味  
也  
云小辯之  
貌是也  
訓寃心應  
是散意  
訓深心此  
即是尋求  
心密者精  
心恒審思  
量所謂是  
也  
云小慎李  
綏綏李云  
齊死生貌  
以尚定神  
志尚定故  
有我懷大  
怖諸相大

害者密者。緩音慢下同。害音教。俗讀告。簡文云緩寬。小恐惴惴。大恐緩緩。惴音墜。惴李云小。

心貌。緩緩。宣云迷漫。失精貌。案此恐惴之異者。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陸云機弩牙。括箭。案釋名。

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括古活切。音括。並通括。釋名矢末曰括。謂與弦相會也。司主也。益謂語言尖利一發即有是非也。其留如詛

盟其守勝之謂也。詛亦祝也。音阻。亦音阻。去聲。盟誓也。謂隱留不發。鄭

以言其日消也。宣云其鑿削。使天真日喪。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溺沈溺也。宣云為之

返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厭於檢切音掩。閉藏也。緘古咸切音監。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宣云陰勢。無復生意。喜怒哀樂慮嘆變熟。樂音洛。宣云慮多思。嘆多

音逸。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故則情樂出虛。樂器多中空。而音即由

成菌。朽壤生菌皆陽氣蒸鬱而成。是無形而有形也。此則事變之異者。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

其所由萌生者。宛安在耶。宣云莫知二字。寫盡一世人情。懂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是可任其莫知

恐神志已奪乃如倚醉也  
素與接為構之構當從木作構此依正本從手誤

仰旦暮間推求真理而知此所由以生者其亦自然而然耳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宣云彼即上之此也成云彼

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是亦近矣成云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也而不知其所為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特但也朕兆也言是若有真為主宰者使之然但欲索真宰之朕迹而亦不可得見可行己信而

不見其形郭云夫行者信己可得行也而不見所以得行之形案所以得行之形即所謂真我者也有情而無形王云與我有相

不可見百骸成云百骸骨節也九竅王云眼耳鼻口七竅與下二瀉而九藏藏通臟李楠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

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賅而存焉賅者備也骸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

存在而吾誰與為親言吾若百骸九竅六藏中將以何者為真我而特與汝皆說之之相親乎蓋是固託於同體不得舉一以為真我者

乎其有私焉說音悅言人如舉百骸九竅六藏之全體以為真我而皆悅之則必自私其身而務為生生之厚也郭注皆說之則是有私私也有私則不能

賅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親一體不可悅全體尤不可既如是矣然則所有之百骸九竅六藏始皆如被動之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治平声郭云夫臣妾但各當其分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成云蓋天機自張無心相為

而治理之也。其遞相為君臣乎。成云夫首自在上，足自在下，目能視色，耳能聽聲，而用舍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意於上下，而遞代為君臣乎，但任置

無心而必自當也。其有真君存焉。郭云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成云直置忘懷，無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如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情實也。言真君實際安在，無論人求得與否，在真君並無所謂益損也。郭云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隸，猶不顧毀譽而

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成云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措也。

言人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能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途變更，忽同亡失，只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也。與物相刃相靡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也。靡順也。案言人之待盡天年者，恒不免情隨境遷，心為形役，境既有逆，有順，心便

執是執非，故雖盡如駒過隙之光陰，而其與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役役馳逐疲物相攖，所行終莫能自反，是誠可為悲傷者。

言所行皆幻妄耳。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茶同茶，並音澀，韻會引此作茶然云。疲貌，一曰忘也。或疑是蕭之俗字，因

改作蕭，恐誤。盧云茶當作茶，字小變耳。簡文云疲病困之狀，案言役役者，人謂之不

死矣。益沈迷若此，縱具形骸，無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

章釋云歲序遠遷是名為代夫現在必有未來今日必有明日此誰所證明者然嬰兒初生雖與相過寧知代之名言哉兒啼以索乳者固知現在索之未來可以得之也哉奔軼以避難

化而心亦與之化靈氣蕩然矣其可哀豈不更甚耶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是

指上可悲哀者芒同茫宣云昧也。以上言世人一切知覺形骸盡為幻化使人夫失所恃迷迭感傷足見物論一層乃其至小至小者也夫隨其成心

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云凡域情滯境執著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固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則誰獨無此師乎矣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與去声郭嵩燾云說文代更也今日以為是者明日忽以為非則是知識有變更也而一

成乎心是非迭出而不窮故曰知代心以為是則取所謂是者而長之以為非則取所謂非者而非之故曰心自取成云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

短惟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之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向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昔者昨日之謂也案人必其心先有一是非之準而後有是非意見之可言今乃本無意見而妄隨他人之意見為意見因以起是非何異本未至越而妄隨旅客之談

說為談說因於將往遊時是乃無有為有本無是非而乃妄生意見此以無有為有也無有為有雖有神

而謂是乃其舊遊地也見此以無有為有也禹且不能知既各妄生意見則吾獨且奈何哉宣云況智不若禹者哉禹嘗鑄鼎能

言其起皆妄造耳知神奸故以為言此方接入物論

者亦知現  
在見裡未  
來可以此  
嘔也此皆  
心所自取  
愚者與有  
也  
章解云隱  
讀如善依  
據也道何  
所依據而  
有真偽言  
何所依據  
而有是非  
蒼真偽依  
據小成而  
起是非依  
據榮華而  
起明真偽  
是非惟從  
勢利為準  
本無正則  
也

夫言宣云緊非吹也吹即上文吹萬不同之吹言者有言郭云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其所言者特

未定也特但也郭云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果

據以為言耶抑不可據以為言耶其以為異於鷩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鷩音寇亦音穀爾雅釋鳥

名離須毋哺而食之者名鷩此是非無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聲下同王云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本不須言一言道隱於小成王云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為道不知道之大也業即

一不須言一言道隱於小成天下篇所謂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也

隱於榮華成云榮華者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以為滯於華故有儒墨之是非成云

鄭人名緩掌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

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為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

儉而兼愛厚項致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

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

為亂羣之帥是知道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盈天下皆儒墨也既莫不自以為是

章釋云以  
方生喻彼  
是者一方  
生即一方  
減一方不  
可因一方  
時則觀待  
之說也聖  
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  
為心故不  
由而照之  
於天照之

之是非。正彼之是非。泊乎意氣所激。遂各舉凡彼所非者。而是之舉。凡彼所是者。而非之舉。郭嵩燾云。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宣云。二家欲以己之是非。正彼之是非。也。言原無隱者。同相忘於本明之地。則物無非彼。物無非是。郭云。物皆自是。故無非是。一總不用是非。大家俱可省事矣。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宣云。是非由彼此對立而爭。不知相觀。則皆彼也。各據則皆此也。

則知之。王云。觀人則昧。返觀即明。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是此也。方並也。宣云。彼者由此所指也。此者由彼而成也。可見彼此乃相生無窮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此方字與上異。謂起者亦隨滅。隨滅者又隨起也。方可。方不可。方可。王云。言可。即有以為不可者。言不可。即有以不可為可者。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王云。有因而是者。即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是以聖人不由。宣云。即有因而非者。既有彼此。則是非之生無窮。是以聖人不由。不由。是非。而照之於天。成云天。自然也。王云。照明也。但明。亦因是也。王云。是此也。亦因此。之。道。而照之於天。成云天。自然也。王云。照明也。但明。亦因是也。王云。是此也。亦因此。職是故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亦為彼所彼。彼亦自以為此。宣云。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王云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郭云偶對也案因彼此對立故生是非惟能入我兩忘而心與物冥

渾化其對待之迹者。可謂得道樞要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嵩焘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

是非反覆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為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郭云得其環中者無是無非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

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故曰莫若以明不能應其無窮

故曰莫若以本然之明照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此異情故將我指比他指即以他指為非我指復將所

亦如之通以辯者公孫龍之徒當時持論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指乃百體之

有指非指馬非馬之說故借言之以況是非。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一故天地雖

子部公孫龍之指物莫  
篇曰指物莫  
非指而指也  
非指指也  
者無下物之  
所無也  
也者天也  
之所者下也  
以天下之

大塊之一物亦不過如此馬耳宣云可見凡有形者皆假也當同作一例觀之可乎







以非馬喻  
白馬之非  
馬也案此  
以唯議作  
解與下註  
其而下註  
前而論註  
采郭意益  
就上下文  
彼此是非  
作解也  
故昭氏之  
故章釋云  
此也義亦  
見雲子天  
志

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內外皆空。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第一等慧智。曠然無累。無有出其右者。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其次雖見為有物。尚能忘彼此之界。封界域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又其次雖未忘彼此。尚能

忘彼此。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自意見起。而是非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未能心與物冥。渾忘彼我。既

情有所偏。即易因是非而成私愛。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增減物有成虧。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為損。而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

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言鼓之則一調成。而眾調反虧也。欲無成虧。莫若不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猶有成。即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則無虧。忘智所以合真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

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猶有成。即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則無虧。忘智所以合真也。

枝策也。成云。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妙解音律。枝。柱也。策。憲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王云。枝策者。拄其策而不擊。憲子之據梧也。梧。琴也。

成云。檢典籍。無患子善琴之文。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案德

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今子據梧梧而瞑。雀注謂據琴而睡。成疏謂梧。梧。夾膝几也。

夫梧果為琴。似不應。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如去。王云。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

云據。瞑當從成說。

註固字章  
釋重定本  
作故

名理三子之智其庶幾乎皆其最  
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好去聲下同言三子各以己之所好矜其所能自以

為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郭云謂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於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郭云謂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聖白公孫龍之堅白論也其說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其  
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

則不白物而白馬黃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手故離也案其論說在當時  
聘辯雖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心此言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公孫龍等

好為堅白之辯欲眾共明而  
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郭云綸緒也王云終文之緒猶禮中庸云

其父業終其綸緒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做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成云我眾人也若三子異於眾人遂自以  
為成然則眾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郭云物皆

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  
不舎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

示於彼不  
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滑古忽切音骨滑疑即滑稽稽疑古同訓字史記樛里子傳滑稽多智願注滑亂也

稽疑也滑疑之辯足以眩耀世人故曰耀也圖謂除治即左傳蔓難圖也之圖老  
子曰聖人自知不自見又曰光而不耀故凡自矜自是者皆聖人之所克治也

是不用而寓諸庸。語見上謂因是不用私智惟以尋常之理處之此之謂以明。此所謂明以本然之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宣云是我也無是非則與我類有是非則與我不類類與不

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若勞神明為一而強引此類與不類者視同一類則雖欲混是非猶未免有是非也仍與彼不類者類矣

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試也有始也者。慈山云此有始即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未始有始也者。曾慈山云

此言有始亦無謂無始也即老子云同謂之玄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慈山云此未始有亦無即老子云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有也者有無也者。王云言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王云言有未始有無也者

並出言之心亦未曾明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王云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然有者或情已竭無

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為無無者為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紫無者固無即有者亦未足據以為有以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今我則已有謂

矣。王云既顯有言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王云未知吾所言之果為有言乎其果為無言乎合

於道為言不合則有言與無言等宣云此特明在人爭孰是非誠為多言我却與之分剖獨非多言耶莊子連我今有謂一并掃却既是大道希夷總以冥漠為主天

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與我為一

豪通毫陸云字應作毫大山大音泰殤子短命者也或曰年十九以下為殤成云秋時歎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生在襁抱而亡謂

之殤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大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

足為大天下莫大於毫末無餘為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毫末

為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

得之義唯一王云意蓋謂太山毫末皆區中之一物既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六者則

太山不過與毫末等故曰莫大於毫末而太山為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

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我能與天地

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為一也案休王說意義太

山既與毫末等即不能以兩形相對謂太山大於毫末彭祖既與殤子等即不能以

兩年相較謂彭祖壽於殤子故曰莫大莫壽此正所謂齊者天下物理皆可作如是

觀非謂天下以毫末為最大以殤子為最壽也○宣云如是則天下皆通為一也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本無所容其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既謂之一即是有言足見

齊物論

亦多事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几乎

成云夫妙一者理理非所

言是知以言言一而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復將後

起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雖有善巧算曆之人

章解云倫  
義當從在  
本作解文  
則以郭本  
為故書

章釋云六  
合外謂大  
字之表六  
合內即此  
員與字表  
事狀不可  
臆知其  
非無故存  
之不可列  
別陳說故

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宣云此暢寫有謂之弊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宣云齊物論且然而況自有適有乎。

宣云物論又當何如成云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言終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

凡鑒於適有之弊而能言無言者亦妙於因任而已矣。夫道未始有封。成云道無不在有封何封域言未始有常。郭云彼此言

定為是而有吟也。吟音軫即封域之謂惟因言無常而乃有吟域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王云或袒左或袒右有倫有

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俞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下句有分有

辯然則彼所謂論議有分有辯。王云分者異視辯者別有競有爭。郭云並逐曰競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王

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而後有言此八類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芸芸取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芸芸取

感陳而應之既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王云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

憑虛亦無可詳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王云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

不列之  
也。論內事  
亦無異  
古之記異  
或論列人  
可論異故  
情既異故  
不平訂是  
非也。春秋  
者先王之  
陳述詳其  
行事使民  
不忘教。常  
述其典禮  
後生依以  
觀。聖人  
之意盡乎  
斯矣。

然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不分之分。不辯之辯。較優於分辯。蓋不在乎分辯之迹也。二語扼要。下文引證五段。

大槪發曰。何也。聖人懷之。理存諸心。所謂自知不自見也。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欲以善辯相夸示也。故曰辯也。

者。有不見也。惟不能見道之大。所以好辯。故老子曰。辯言不善。夫大道不稱。宣云無可名也。大辯不言。大辯若訥。大

仁不仁。成云。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為仁也。案老子曰。天

音歎。穀梁襄二十四年傳。穀不升。謂之嗛。注云。嗛不足貌。此言大廉者知足。當

不伎。伎。支義切。讀同忌。徐音歧。陸云。害也。不伎。宣云。無容氣害人道昭而不道。王云。

炫物必言辯而不及。宣云。不勝辯也。仁常而不成。郭云。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郭云。噉然廉

非真也。勇伎而不成。成云。舍慈而勇。伎逆物五者。因郭音圓。亦音同。圓

道。辯仁廉勇也。幾近也。宣云。五者本渾。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郭云。所不知者。皆性

然。圓通今滯於迹。而近向方。不可行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宣云。渾然之外也。故止於所

知之內。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王云。不道。即上不稱。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宣云。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



章釋云保  
光者據崔  
所云蓋請  
事有象而  
理難微也

馬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猶灌也酌猶取也言智慧宏深若海而靈光寂照并莫測其能力之所由來此

之謂葆光

崔云若有若無謂之葆光業葆猶保也亦即韜蔽之謂葆光者蓋欲之則圓寂放之則普照是固自然隱顯而與日月合其明者也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

司馬云三國名崔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南面而不釋然郭云於

道未宏故聽朝而不怡也成云釋然怡悅貌也業

釋羊益切音亦悅也據郭成並訓作怡常讀同懌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

猶存乎蓬艾之間

存在也成云蓬艾賤草宣云言托生小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若汝昔者十日並出

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堯於是使羿射落其九益以除民害也此則取重明登天六合俱照之義

萬物皆照相礙也而況德

之進乎日者乎

郭云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成云進過也

宣云此一引證也以見眾論各持猶三子之存乎蓬艾必欲辭而闢之何異堯之不釋然乎進德者如十日並照而無相掩之心則遊於廣莫矣

鬻缺問乎王倪曰

鬻音業鬻缺王倪皆堯時賢人堯之師曰許由子知物之所同是許由之師曰鬻缺鬻缺之師曰王倪見天地篇

乎曰吾惡乎知之

惡平声下同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又問

子既不知物之同是。曰吾惡乎知之。郭云若自不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然則物無知邪。

又問汝俱不知然。曰吾惡乎知之。成云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雖然嘗試言之庸則物皆無知耶。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李云庸用也。詎何也。郭云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

用何方法之謂猶何從也。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或彼知而此不知。魚鳥庸詎知吾水陸即其義也。故我已知不得謂即眾所共知淺識者何從明此理耶。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或彼此不相通耳究竟知所不知並非真不知也。且吾嘗試問乎汝。女音汝。

民溼寢。溼俗作濕。則腰疾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猶然乎哉。音秋。爾雅郭璞注云今泥。鋪也。正字通云鋪穴泥中與他魚北壯業鋪。

則慣居於木處則惴慄恟懼。處上声下同。恟大學恟慄也。注讀峻。陸云徐音峻。恐貌。案言人處樹木上則不安也。獲猴然乎哉。

獲同猿。言猿猴則三者孰知正處。民。緇獲三者各安其居。究竟孰是孰非其誰知之。民食芻豢。孟子猶芻豢之悅我口注。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麋鹿食薦。麋即鹿屬。薦。且音姐。陸云字或作姐。蚶且

蛇也。蚶且。鳩者鼠類。鴉鳥也。四者孰知正味。四者各甘其味。究竟孰是孰非其誰知之。獲獮狙以為

雌編連切音篇郭李音偏同司馬云編此狙一名獨將似猿而狗頭意與雌後交麋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

也嬙音墻司馬云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即下文麗之姬即麗姬晉獻公嬖以為夫人者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崔云疾走不顧為決案玉篇驟奔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四者各愛其色究竟孰是孰非其誰知之○宣云居處也

皆如此矣既未定誰為真知然則俱可不知也故曰吾惡乎知之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樊陸讀同煩殽說文云雜錯也業行仁履義損益不同利於彼者或害於此於我為是者

則於彼為非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惟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宣云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此註多采郭說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利害

字從上居味色之異來不知其正則是無利害也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疑至人當知之是尚未悟辯王倪

曰至人神矣成云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沔而不能寒沔音互向云凍也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至人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隙既為外患所不能入故雖涉至變而常若坦途正前篇所謂之人也物莫之傷者也彼有虞

氏焚廩浚井不為累烈風郭云寄物而若然者乘雲氣郭云寄物而騎日月郭云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遊乎

四海之外所謂與造物者遊也語見前篇死生無變於己郭云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此利害於死生

更何足以介意。宣云神遊於太虛雖死生大事無毫髮足以相攖何況利害然則是非之遊一太虛雲過耳烏容分辯耶以上二引證也

翟鴝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簡文云即則陽篇長梧封人也崔云名丘俞云翟鴝必七十

子之後人所稱聞諸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即孔子名益因翟鴝述孔子之言而折之崔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皆善也子謂汝夢亦夢也子者

長梧子自謂既云丘與汝皆善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即以丘為長梧之名乎聖人不從事於務郭云務自來而理自不就

利不違害成云違避也推理直前故無所避就也不喜求郭云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不緣道郭云獨至者也案言不

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天道篇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亦即此義無謂有謂謂者言也即寓言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也如或問而不答即

是答有謂無謂即寓言篇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也而遊乎塵垢之外郭云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

言孟浪陸讀如字李云猶較畧也崔云不精要之貌成云猶率畧也案此三說意同當即此其大畧也之謂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

以為奚若行如字又去聲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皇帝成云三皇五帝陸云皇本作黃盧云黃皇通用今本作黃聽

章釋云此本妙道之行而長梧以為早計者

章釋云不喜求者謂不求長生亦不欲求寂滅

此理本在  
忘言之域  
非及思議  
之固不悟  
其因而求  
其果終入  
拘替之途  
故試為妄  
言今順  
得入道也

發向司馬云疑惑也案謂妙道難  
言是尚黃帝之所不明曉者也  
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孔子且女亦大早計  
女音汝  
下皆同

大音太謂汝終闇孟浪之言便認  
為妙道之行其為計未免太早也  
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爰  
時夜崔云司夜謂  
雞也鴉司馬云小

鳩可矣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案卯本可以辨雞  
而非即雞彈本可以得鴉而非即鴉今見此而即求彼故曰計早  
子嘗為女妄言

之嘗試也為去聲宣云自  
謙亦不足知姑聽言之  
女以妄聽之矣  
宣本女下有亦字矣成云何如也郭嵩燾  
謂熟玩文義矣字不應屬上斷句當連旁

日月挾宇宙為句言操何術以  
超出天地之表也說亦可通  
旁日月  
旁去聲音傍司馬云休也  
郭云以生死為晝夜之喻挾宇宙  
成云挾懷  
藏也陸引

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  
曰宙郭云以萬物為一體之譬  
為其脗合  
脗音脣字亦作脗說文口端也與脣同  
宣音吻義同脗合向云若兩脣之相合

也成云無  
分別之貌置其滑滑  
滑音骨滑音昏向本作汨昏云未定之謂人  
成云隸相尊成云隸卑  
僕之類益

賤稱也郭云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  
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案言貴賤當一視尤不得尊己而卑人

也  
眾人役役  
郭云馳驚於  
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也  
言體道之士忘知廢照然若愚也  
參萬歲而

一成純  
參音駢俗作參以萬年事物之紛繁參錯雜糅其變化極矣而聖人一以貫  
之與變為體益深造乎渾成之妙純乎其純也郭嵩燾云眾人役役較量今

幸釋云涕泣之喻非以死為得所特矯悅生之義下覺夢之喻亦非謂生覺元覺大者知生為夢故不求長生知生

日又較量明日今日見為是明日又見為非今日見為非非明日又見為非是聖人愚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參萬歲以極其量一者渾然無彼此之別成者怡然無然可之差純者泊然無是非之辯聖人以此應萬物盡然一能萬物之自物之變而相蘊於無窮斯為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然而無不然也而相蘊是者承上盡然言之蘊本音緼此可叶潛尊純為韻讀平声温蘊積也彼物論雖紛而我以無不然者相積而至於盡然則有何是非之辯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惡平声下惡乎惡能同說音悅列子天瑞篇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於昔之生乎即此義也

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下惡去声喪去声弱喪謂幼年逃亡也營營在而迷失其故鄉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麗通驪戎國名艾封人即戎國艾地之守封疆者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姬初不願至晉及其至於王所崔云六國時諸侯僭稱王因謂晉獻公為王也與王同筐牀筐陸云本亦作匡崔云方也筐牀一云正牀也食芻豢芻即牛羊豢即犬豕而後悔其泣也今昨情殊是非安在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斲求也此由嚴之姬一喻轉入將欲說齊死生夢飲酒者樂且進一層說生不如死又何所謂意見之爭耶夢飲酒者樂也旦而哭泣哀也夢哭泣者哀也旦而田獵樂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死皆夢故亦不求寤

章解云弔詭即天下篇之詭說與做僕之弔同字弔近音若伯弔字多作弔不弔亦即不弔皆其例案做他歷切音同個廣雅做僥卓異也

覺去声。且有夫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郭云大覺者聖人也。宣云既死為大覺有生為大夢。而愚者自以為覺。

竊竊然知之。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案一云計較之貌。見庚桑楚篇。竊竊焉註此言竊竊然自謂知之而不免於計較也。君乎牧乎。君上賤也。貴也。

牧圍固哉。宣云分貴分賤何其滯也。郭云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丘也與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圍。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陸云弔如字又音的至也。詭異音的弔說謂至異於俗也。蘇云言眾人聞此言以為弔說過大聖則知其解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

之也。解人難得雖萬世一遇猶以為速若旦暮然甚言其希有也。此夢覺一喻見世人終身役役同在夢中所謂彼此是非皆等於癡人說夢耳。既使我

與若辯矣。若汝也。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

是也而果非也邪。而上声以勝不勝為是是非是非果足據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各有是非耶。或是則恐非是非

則恐非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成云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我與若不能相知也。然則是非彼我皆出自妄情也。

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黜音壹李云黜闇不明貌。案言我與若既執偏見使不能相知則人亦必昧於所從吾將使誰辯正之。

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以上若汝也王云同彼我不信同我

彼不服別立是非故我皆疑隨人是非更無定論不能相知更誰待耶極言辯之無益索待彼之彼誰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郭嵩

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若與也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為是為然而

是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即下所謂和之以天倪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行所以窮年也崔云倪或作霓際也成云天自然也倪分也曼行猶變化因任也窮盡也謂和以自然之

分所以無是無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此即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者也案郭本此化聲至窮年也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辯下茲從宣本移正何謂

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天倪即上文所謂天鈞寓言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情各執此是者彼云不是彼然者此謂不然所以是非然否皆無定論惟理有定在是若果是是自異非然若果然然自忘年忘義成云

異否故莫若以照之於天者俾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皆無庸置辯也忘年忘義年者



特操章釋  
或本作  
持操

生之所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成云振場也竟窮也寓者裁於是非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振於無竟成云振場也竟窮也寓者裁於是非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斯意寄於無窮不須辯言也。○宣云使我與若爭勝則是同在夢中俱不能相知也我於大夢之中忽開醒眼付之相忘卿即曉曉不休我亦概不來管則自爾優游無竟矣案以上三引證也。

罔兩問景曰

景即古影字陸云本或作影郭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操與

曩音朗向也與平声通嫩本書語尾與字皆同言奈何無獨立操守嫩向云無特者行止無常也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宣云影不

能自主須待形也

吾所待者形

又有待而然者邪宣云形亦不能自主又待真宰也

吾待蛇蚺蜩翼邪蚺音附寓

言篇作蜩甲蛇蛻成云慈注蚺是蛇腹下齧語可以行者也翼是蜩翅言蛇待蚺而行蜩待翼而飛譬影待形而有也其說殊誤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蜩可譬蓋蚺蛇蛻皮也翼蜩甲也案言吾待形而有我其蛇之蛻耶蜩之甲耶然二物猶有一定之形而我究似之而非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惡平声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案以上四引證也既是形待造物如罔兩影然而乃傀儡當場猶復固執我見何其智反出

影下耶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栩栩許崔本作栩栩相相

自喻適志與

俞俞集韻音俞

嘔喻和悅貌李云喻快也

不知周也

不復知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覺去聲蘧音渠又音詎蘧蘧李

云有形貌集韻云自得貌讀平聲郭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郭云今之

蝶則必有分矣

宣云以常形論之必有分別乃今以夢幻觀之何又相為而不能自辨耶此之謂物化王云周蝶必有分

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為蝶可謂蝶為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

境○宣云我一物也物一我也我與物皆物也然我與物又皆非物也故曰物化夫

物化則傾耳而聽瞪目而覩果且有物乎哉果且無物乎哉就之為物且

不可得乃且有不齊之論乎哉乃且有不齊之論而須我以齊之手哉

內篇養生主第三 陸云養生以此為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陸云知音智下同宣云年命在身有盡心思逐物無邊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殆向云疲困之

謂業以有盡之人生後無邊之私智安得而不因殆也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已困於私智而尚不知止仍運用私智以圖之則其殆莫可救

藥已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為善者即惡也

緣督以為

經李云經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郭云順中以為常也李楨云人身惟脊居中督脈並脊裏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脈曰任身

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也

可以保身其身可以全生全其生理可以養親失其

能事其親者可以盡年言善保其天年也郭云養生非求過分益全理盡年而已

吾未之間也 正意說入一篇綱要 下設五喻以明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庖丁陸云庖人名丁為去声 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

之所踣

踣徐居被反集韻語綺切音蟻觸也案言解時以一勝抵牛也踣本去奇切音鼓說文一足也

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喜音殫又音翕

章解云喜 騞二字說

文所無，由明其本。

義。

章解云釋

樂角謂之

經首即古

詩十九首

之首，經首

而角調矣。

章解云，技者小也，從支聲之字。技經肯綮，皆有義。

宣陳本同，崔音畫司馬云皮骨相離聲響通響。駢宣音麟，向音麥，崔音近，獲云聲大於嘉也。莫不中音，中去聲，下同。言解牛之聲，中平音節。合於桑

林之舞，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宣云謂解牛合其舞節，承上手觸四句。乃中經首之會，經首，向司馬云成池樂章也。宣云會節也。

謂解牛中此音節，文惠君曰：請善哉！技益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者道也，進乎技矣。好去聲。成云：進過也。所好者，養身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

未能見其理，問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云：但見其理，問也。成云：操刀既久，頓見理間，縷

塵境無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而神欲行，知陸讀如

非虛幻。云官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依乎天理，成云：依

業官者，主司之謂，言司察之官停止不用，由其神順理而行也。天然之

理批大郤，批如字，又音撇。說文：手擊也。郤，同隙，骨肉之交也。崔李云：問也。導大窾，導通也。窾音款。崔郭司馬云：空也。案謂骨節空處。因其固

然，郭云：刀不妄加，成技經肯綮之未嘗，俞云：郭注以技經為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

綮音啟，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並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王注引靈樞經云：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古字支與技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

之未嘗言  
未嘗小經  
肯紫也  
輒即孤之  
借字故陸  
音孤今人  
謂腫下骨  
隆起者為  
孤蹠亦或  
稱蹠為孤  
蹠孤蹠本  
雙聲故向  
郭謂蹠為  
曲度大骨  
也說本草  
先生新方  
言四

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李

楨云俞氏改技為技說信確矣。惟依其義當當訓試說文試用也。言於經絡肯紫之

處未嘗以刀刃嘗試之。而況大軋乎。輒音孤。崔云良庖歲更刀割也。更平聲下同。司

正所謂因其固然者。而況大軋乎。輒音孤。崔云良庖歲更刀割也。更平聲下同。司

刀割肉故歲歲更作紫。族庖月更刀折也。族音馬云雜也。崔云眾也。俞云郭注折中

言歲一易刀因其割也。折亦以用刀言。蓋謂折骨非謂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蓋謂折骨非謂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左氏哀元年傳曰無折骨。紫俞氏以折為折骨。蓋讀同折毀之折。彼節者有間。節者骨節

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音刑。磨石也。彼節者有間。節者骨節

刀刃者無厚。鋒銳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恢恢猶綽綽大也。

必綽綽乎大有餘地也。宣云凡盤錯之會必有餘地在焉。眼明心細者自知之。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

於族。郭云交錯。聚結為族。吾見其難為。未嘗不留。怵然為戒。怵音熱。言怵惕戒慎。視為止。郭云不復屬行

為遲。郭云徐。動刀甚微。諒然已解。王云諒與礫同。解脫貌。如土委地。郭云理解而無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云逸足容。善刀而藏之。陸云善猶拭也。文惠君曰善

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王云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雖雜不以累心皆得養生之道也宣云養生一句點睛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右師亦宋人簡文云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惡平聲向郭云介偏則也

天與其人與與並平聲言稟天命乎抑人事之不善求全乎曰天也非人也天實為之非人力所能避免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宣云是足也司馬云一足曰獨人之貌有與也郭云兩足共行曰有與是以知其天也非人也言天賦人形皆全其足也

今我乃不全而獨亦我之莫可奈何也故曰天也非人也我亦安之若命全其自然而已郭嵩燾云善養生者養以神神全則生全形雖介有何不可也宣云介足付之

天然則形骸之不足為損益也明矣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飲啄本不易得不薪富乎樊中樊中李云藩也所以籠雉者也向同崔以為園中也郭云薪求

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陸云王于況反神雖王不善也案王去聲音旺

之謂宣云籠中雖安不若澤中飲啄則飲食居處之不足為輕重也亦明矣

老聃死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或云西度流沙據史記本傳謂自函谷關著書而去莫知其所終而此獨云死

者蓋寓秦失人姓名陸云失三號而出號平音弟子曰秦失之非夫子

之友邪問豈非夫子方外之友耶郭云曰然言是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弟子又問弔

方外之人仍行方內之禮也於理合乎曰然言和其光者同其塵向始也吾以為其人也惟始也吾以

何獨至於其死絕無哀感故而今非也而今以道觀之覺其死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少去聲老少哭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

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言即稱譽不斲猶不期也謂彼眾人之所以聚會感痛必有

也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倍陸云本又作背案是指老聃適天即所謂適天之刑倍

受其成形之謂忘其所受即忘形也言聃固古者謂之適天之刑王云語並見列禦

子為天刑之則知適天刑是贊語舊解並誤案情智形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子謂聃處上聲樂音浴時來者應時而生也順去

其死既不欲生惡死又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縣古懸字本書懸皆作縣帝者天也郭何哀樂之入於胸次也云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

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王云大宗師篇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謂生死天生人而

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天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吾又何哀宣云本說養生乃反說死不足哀是何等見地

指窮於為薪指猶手也窮盡也為薪郭云猶前薪也成疏陸釋皆然當從之俞氏以為之訓前未知何義因云郭注非也誤矣前薪之義蓋言燃火者以手

持薪向前正其所以為之也窮於薪者其前持之薪雖盡而早以後薪繼續

之其火自相延不熄也不知其盡也言以火繼火其相傳無盡時也明夫薪雖窮而火種自延應即悟形雖往而神靈不滅其理確然矣宣云人之哀死

也以為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其所謂生特形生耳有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

死特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夫形萎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

之存豈有涯耶但人不知養則與生同盡前篇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誠大可哀也知養之則游刃之際寶光湛然粲日月挾宇宙烏有窮盡也哉所謂主者如是如是



內人間世第四 慨人類間之世界也以世變無窮惟人類間尤難處耳

顏回見仲尼請行也辭行曰奚之仲尼問其何往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司馬云衛君衛莊公

蒯瞶也陸云據左傳衛莊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時顏回已死此是出公報也姚鼐云衛君託詞以指時王廢爛其民者其年壯其行獨行去衛崔云獨

自專也郭云莫敢諫也輕用其國屬國事如兒戲而不見其過郭云莫敢諫也輕用民死兵役無時輕用之於死地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王云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此量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慘也郭嵩燾云蕉與焦通風俗通水草交厝名之為澤若焦者水竭草枯如火熱然即詩如惓

如焚之意左成九年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文選班固賓戲朝而榮華夕而蕉萃蕉焦字通廣雅蕉黑也亦通焦陸氏釋文引向云草芥也崔云芟夷也並誤民其

無如矣欲逃無所莫可如何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治去聲宣云無所事也亂國就之宣云欲相救也醫門

多疾設喻願以所聞思其則則法也將以所得於夫子者往施救濟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音抽說文疾病愈也言其國

醫治仲尼曰或可喜若汝將往而被戮也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

擾則憂憂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則憂患起藥病既乘彼此俱困己尚不立何能救物也古之至人先

章解云國不可量乎澤常借為賦王制以賦賦告注賦或為國是其例也澤乃澤宮即天子諸侯賦之文處說文云生集也言死若以賦賦於澤宮賦之其多如桑猶云死人如

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存己存人即立己立人之謂蓋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

人之所行。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

哉。下知及為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知去聲下同郭成云德之所以流蕩喪真者於名

二語為此一篇之主腦。惟能如篇尾禮陸云亦作札盧云今本作札各段去名與爭乃可出入於人間世。名也者相札也。案庚桑楚篇舉賢則民相札足

證札與軌通。札傾也。傷也。言彼知也者爭之器也。器猶具也。凡子智自雄者必好競

此矜名則必互相傾札毀傷也。矣也者爭之器也。爭若無其具則爭端或少息也

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宣云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也。蘇云瘳國美名也。醫疾多

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規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菑。况懷凶器以往乎。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

未達人心。缸檢古江反。陳音扛。簡文云慈實貌。案言初與人接雖能純厚慈實不用

之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強上聲術暴人之前者。術與述通。猶言述諸暴人之前也。郭

述為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惡去聲。宣云人不諱其誠故惡其有矜名爭善之心。案崔本

麻耳上說  
輕用民死  
見衛民死  
者甚多此  
說死者以  
戰量乎澤  
若其并見  
他國民為  
衛戰勝而  
死者亦多  
他國戰死  
者多則衛  
民罷於奔  
命可知暴  
骨以逞主  
客交樂故  
下云民其  
無如矣

字有即育字之誤育與衛通以人惡  
有其美謂以人之惡繫己之美也  
命之曰蕩人蕩古災字命名也將謂其  
徒形已鉅而指為害己者蕩人者

人心反蕩之若殆為人蕩夫汝將反為  
人害矣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去  
聲惡用而求有以

異惡平聲而上聲王云且衛君苟好善惡惡  
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  
云

詔言也王公衛君也案謂汝若默爾無言以免觸衛  
君之暴則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關也而目將獎之而上聲下同獎在  
本作營郭慶藩云

獎營古通用皆營之借字也說文營也史記通作營  
感漢書並作營感案言汝心生惶怖目將為所眩惑也而色將平之將汝色靡順不  
敢復自岸異也

口將營之將惟口與我恐  
解款之未達也容將形之將容儀漸肅至  
呈聲跪之形也心且成之將心且捨己之是  
以成彼之非也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此則如火益熱  
如水益深也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王云言彼惡既多汝又  
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

且順之無盡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文淺不可言深汝如將以不信之身  
強臨於前則彼以為誇己死汝必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逢亦作逢音龐史載龍逢諫桀桀曰吾有天下  
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龍逢殺之紂殺王子比干

史載紂怒比干之諫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偃  
音

章先生新  
方言一謂  
古文來兵  
音通此篇  
西語我來  
來並即矣  
字之訓乎  
者乎亦為  
呼名乞請  
諸詞此言  
來則乞請  
詞也

羽拊音撫李云偃拊謂憐愛  
之案言以臣下代君愛民也  
以下拂其上者也  
拂逆暴君  
之心性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  
司

馬云毒也臨也案言因  
其修身明污而陷害之  
是奸名者也  
好去克郭云不欲  
令臣有勝君之名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  
言叢枝胥敖有扈三國滅亡也  
陸云虛如字又音墟李云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宣云地為邱墟人為厲鬼  
身為刑戮  
三

身  
死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言三國貪得無厭  
是皆求名實者也  
蘇云龍比修德而  
故堯禹攻滅之  
桀紂以為奸名因

而擠之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取為辟王是亦奸名也  
叢枝胥敖有扈用而獨  
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  
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

不聞之乎  
而上声又舉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  
王云言人主據高位  
所聞以告之  
之名有威權之實雖

以聖人為之臣亦不  
能不為所屈況汝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  
以上若皆汝也  
有  
嘗試也語  
去声下同顏

回曰端而虛勉而一  
王云端肅而謙  
靈龜勉而純一則可乎  
問以此二  
術可行否  
曰惡惡可  
惡皆平声上款  
夫

以陽為充孔揚  
孔甚也郭云言衛君充陽之  
性充張於內強禦之至也  
采色不定  
郭云喜  
怨無常  
常人之所不違  
郭云  
莫之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史記司馬相如傳細刺容與郭璞注容與言自得  
也成云案抑也容與猶放縱言人以識規感動乃

因其忠諫而挫抑之以求快縱其心意也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宣云漸進也此等人雖日進以小德不能有成而況大德乎況

以大德化之乎將執而不化堅持本意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訾音疵一音紫崔云毀也宣云外即相合而內無自訟之心其庸

詎可乎康用也詎何也猶言如之何其可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郭云頤回更說此三條也內直者與天

為徒所謂內直者蓋內心誠直服從乎自然之理也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

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天子人君也斲求也而人之而可讀上声言人無責賤皆當聽命自然未能強使從己而獨可

以我言為是者求他人隨而是之我言為非者求他人隨而非之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王云係乎天理純一無私若嬰兒也是之謂與

天為徒言以上即從自然之理者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所謂外曲者蓋外形委曲循順乎人事之宜者也擊踣曲拳擊

擊踣音忌宣云擊執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

焉疵病也毀也禮從宜制從俗則人何能疵毀也是之謂與人為徒言以上即順人事之宜者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

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是與古之忠良等類也其言雖教誡之實也誡音譎責也成云所陳之言雖是古教論其意尚實有諷

責之心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非由我與此歲規也若然者雖直亦無病郭云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

古為徒言以上即循古道而行者若是則可乎綜此三條未知可行否也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太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宣云政同正言正人之法太多不謀言不審觀人意案說文謀問也故崔以問謀訓之不謀即不得問之意即不能扼

要之謂雖固亦無罪郭云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言亦止可不見咎責而已夫何能推

己及物可以化人也猶師心者也是猶以心為師尚有成見未能付之自然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取之方

願聞良法仲尼曰齊齊側皆切音齊下同陸云本亦作齊吾將語若若汝也有而為之其易郭云輕易也郭

云有其心而為之誠未易也向云睥天自然也案視為易而以有心為之即與自然之理不合也顏回曰回之家

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茹食也葷說不一禮玉藻鄭曰法葷薑及辛菜也數去声

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禮祭統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但非所語於心齊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

志若汝也下同宣云一者不離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耳根多感最宜寂靜反聽無散然以心靈無聽之以心而聽

章釋云。氣即呼吸。吸之氣外。與諸方觀。浪觸身。在極迴呼。吸無不受。其氣在心。擾即不能。覺心在至。寂自能了。別眾緣。

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聽止於耳俞云當作耳止於

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為用。止於聽而已。心止於符俞云此申說無聽之以

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其物合則非虛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

而待物之謂矣。成云。心起緣慮。必與境合。應令寂寂。不復與境相得。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俞云。此申說氣字。明當聽之。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集在虛

也。宣云。料虛字。點破心齊。五蘊俱空。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始猶未曾也。未得

未始有回也。及既得心齊之可謂虛乎。虛至於忘我。則天下事更何夫子曰。盡矣。成

心齊之妙。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藩也。言汝入衛。若不為所歧視。能

盡於斯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藩也。言汝入衛。若不為所歧視。能

不以虛名入則鳴。不入則止。郭云。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無門

無毒。毒。常請。塲音島。宣云。無門。不聞。一隙也。郭云。毒。治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

內篇 人間世

章釋云。光所現。曜八極。虛室生白。止而不止。謂之坐馳。

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義。廣雅毒安也。亦即此訓。王云。李說最合。門者可以沿為行路。毒者可以望為標的。無門無毒使人無可窺尋。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成云。宅居處也。慮心至一之道。不則幾矣。幾盡也。言猶目之意。得已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應物之理。

蓋於絕迹易無行地難。宣云。人之履世不行。此也。尚易行而不著迹難。為人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成云。人情驅使。

其法相淺所以易欺。天然取用。斯理細微。是故難矯。故知履世接物必須率性任真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宣云。以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知知上去聲。下如字。宣云。以寂照也。瞻彼閔者。虛室生

白。開音。鈔司馬云。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境也。言觀察眼前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隨因而生慧光也。吉祥止

止。成云。言吉祥善福積止於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俞云。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倣真訓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列于天瑞

篇。唐盧重元注云。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業止與古之字形近。若望文生義。下止字或係之字。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王

若精神外驚而不安息。是形坐而心馳也。業言化王公者。當適可而止。若苛求焉。則又非虛而待物之謂。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去

聲。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成云。亦既蒙體。聽聽虛懷。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黜之於外。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任物則鬼神冥合。而舍此。



人倫鑽仰而歸俗固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是者指上其靈之妙  
無人非也宣云其虛至此則化王公不足言也是萬物之化也道謂是固化育羣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者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伏羲陸云三皇之始几遠成云

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散上声宣云眾人也葉言是道也又大禹大舜用為應物之  
網紐上古帝王行之以終其身者而況几散之人有不為所化者乎蘇云言知此可

為帝王可以宰世而況為  
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葉公子高陸云葉音揚子高楚大夫為葉縣尹僭稱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將使於齊使去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使命甚重將有求於齊也齊之待使者使去蓋將甚敬而不急恐將空報以敬禮而不肯急應所求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李云慄懼也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常令本作當語去声下同道猶謂也言凡事不為則已為則無小無大鮮不謂以成功為懽樂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患凡樂其成以為功者其不成則必有過此人事上顯見之患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六喜耶此於陽大懼耶此於陰乃非甚憂其

不戒者令居然幸告成功此喜懽交戰於胸中則陰陽二氣必受傷而疾作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凡盛

德之人以推理者任天以至誠者動物故其成也事之常其不成也事之變天有繫  
憑而物無責故初未嘗以喜懼在意而其終亦皆無患也宣云以上述孔子之言

無欲清之人陸云清宜讀清涼也清者清之假借字言樂  
火為食而不思清涼明火熾而食甚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

其內熱與向云食美食者必內熱紫言我今焦灼  
飲冰者誠憂事之難豈因美食內熱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

患矣情實也下同言尚未到  
實行時而已內熱飲冰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郭云事未成則唯恐  
不成耳若果不成則

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何堪受  
此兩患子其有以語我來子誠聖人必  
有善處之道仲尼

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戒  
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宣云命者受之於  
天義者人所當盡子之愛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郭云自然固  
結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適往也  
成云六

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王云不論境地何  
若惟求安通其親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  
險安之若命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事奉也  
治也哀樂

不易施乎前樂音洛下同王念孫云施讀為移不易施猶言不移易也晏子春秋外  
篇之易施荀子儒效篇及漢書衛綰傳之施易其義皆同宣云事心如

事君父之無所播雖哀樂之境不同而不為移易於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此至德者孰能若此為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所謂不可奈何行事情而忘其身事之情見上郭云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

身不存者未之有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惡去声宣云果能如此尚何陰陽之患夫子其行可矣丘

請復以所聞復者更告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宣云近者相親順以信行遠者相孚

契以言必或傳之必遣使以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君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郭云喜怒之言若過

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吳去声陸云下同郭云溢過也喜怒

之言常成云類似也疑凡溢之類妄似使者妄構也妄則其信之也莫成云莫致疑貌莫則傳言者缺宣云

歸故法言曰即古格言傳其常情宣云但傳其平實者無傳其溢言郭云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宣云庶可

自全此引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拳技相角者其初明為游戲其終常用陰謀大至則多奇巧

法言一證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拳技相角者其初明為游戲其終常用陰謀大至則多奇巧

將奇說百出以相傷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治去声郭云尊卑有利旅酬有次常卒乎亂郭云湛酒淫放也

大至則多奇樂。樂音洛。王云樓飲象洛既醉則終於迷亂昏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宣云

也鄙詐也。案諒當作都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王念孫謂大乃卒字之誤皆本此篇俞氏以諸都字通謂諒蓋諒字之誤諸讀為都此可據淮南訂正作都

是矣。都會城也。鄙邊野也。此始乎都常卒乎鄙就境地大小言之謂事常由小以至大也。即下作始簡將畢巨之意。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

巨郭云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夫言者風波也。王云如風之來如波之起

愈有行者實喪也。喪去声下同。郭萬燾風波易以動。易去声下同。宣實喪易以危。郭

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忽而亡之存亡至無定也。僥得而僥失者行之大患也。故曰危郭象注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矣。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恐誤故愈

設無由巧言偏辭。設立也。郭云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實。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

心厲。萬有宣音勅氣發貌。王云獸困而就死鳴不擇音而忿氣有餘於其剋核大至時且生於心而為惡厲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剋核大至

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剋刻通郭云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

相應當就人已兩方面言之。凡過於苛剋察核者將自然流於陰險不必皆有有意為

之而人之以陰險圖報者亦必皆乘間抵隙而來固常出彼剋核者所防之外也。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不自覺則終必罹禍矣故法言曰無遷令成云君命實傳不得以臨時喜怒輒為遷

改無勸成直陳事實任彼自為無得勸其勉強成就也此引法言再證過度益也若過乎本度則長增益意見遷令勸成殆事

其事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宣云好事非一時振弄可成一言成惡悔之何及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何作為報也

郭云任齊所報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莫若為致命宣云但致君命而已不與此其難者只此為難所謂人道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顏闔陸云魯之賢人隱者太子司馬云嗣蹟也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宣云天奪其監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李云方道也宣云縱其敗度必覆邦家制以法度將

己先害其知去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適偶也王云但知責人不見己過若然者吾奈之

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先求自盡之道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示親附之形

內寓和順之意雖然之二者有患此兩者猶未盡善就不欲入和不欲出王云附不欲深必防其縱順不欲顯必觀其趨形

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郭云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

妖為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殺濟彼之名彼且惡其勝己妄生妖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喻無意識彼且為

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喻無界限也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喻無崖岸也達之入

於無疵一切姑順其意不自立圭角以逆其鱗至於違我意處則渾然而入使彼無大疵病是寓有方於無方中也即所謂兩全之策也汝不知夫

螻蛄乎爾雅郭璞注云螻蛄有斧蟲也怒其臂以當車轍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螻蛄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御曰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

退不量力而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勝平音升是猶恃也言以其才能之美為是也郭云螻蛄怒臂非

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強當其任即螻蛄之怒臂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上

多也伐誇功也幾殆也言才之美不可恃若汝自多其才自誇其美以犯太子則危殆矣一云幾近也謂近似螻蛄也於義亦通。一喻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此下至逆也十一句見列子黃帝篇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為去聲下同郭云恐其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言以死物飼虎亦必先為分決若使虎自斃時分則恐因用力而怒矣決之黃帝篇作碎之

其飢飽知其飢飽之時達其怒心向云達其心之所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宣云人能

順其性也紫媚字甚可玩味言理順則異類生愛雖虎狼亦可馴狎也故其殺者逆也宣云至於噬殺人者人夫愛馬

者以置盛矢以娠盛溺盛音成娠即唇音賢陸云蛤類案此愛馬之至者適有查室僕緣王念孫云僕字向

言附也言查室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義同而拊之不時成云拊拍也不時謂掩馬不意則缺

銜毀首碎胸銜成云勒也首胸宣云胸首之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王云亡猶失也欲為馬除

查室意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可不慎邪郭云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三喻室

特取三件難處之人來說於此不為棘手則人間世更無難處之人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石宣云匠名曲轅司馬云曲道崔云道名見櫟社樹櫟音歷木名社土神宣云見櫟之為社樹者其大蔽

牛蔽障隔也牛繫樹旁隔樹望之不見繫之百圍繫音結度也文選過秦論注引司馬云其高臨山十

仞而後有枝仞陸成並云七尺一云八尺小爾雅云四尺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數去声俞云旁讀為方古通用字詩正月篇民

今方殆鄭箋方且也言可以為舟者且十數也釋文  
引在曰旁考枝也蓋不知旁為方之假借字故誤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伯陸云匠石字遂

行不輟遂竟也輟止也弟子厭觀之厭同厭飽也走及匠石曰走獲趨也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上音下音以為

舟則沈沈俗作沉本書皆作沈言體重也以為棺槨則速腐和詳以為器則速毀疏脆以為門戶則

液槁槁陸已言及廣韻世官切音藹司馬云液津液也槁謂脂出槁槁然也李栢云司馬以槁為脂出魏義不明確廣韻槁松心又木名也松心有脂液槁正取此

義謂脂出以為柱則蠹木中蛀蟲曰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無處可用之也語見逍遙遊篇故能若是

之壽所以免早夭也匠石歸櫟社見尊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見音現女音汝惡平音下同若將比予於文

木邪若汝也郭云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祖梨橘柚果蕪之屬祖側加切音極杜音右蕪音禰漢書食貨志注應邵云木實曰果華實曰

蕪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蕪實熟則剝則辱宣本作剝且辱或疊一剝字作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崔云泄洩同俞云洩

章解云釋名傳如也此學字借為此義為

字之義於此無取殆非也泄當讀為批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批楊注批牽引此也小枝批謂見牽引也案洩亦訓減當即崔說之義批羊列切音批於義亦通此也



折也 案也 音也 漢韻 挫也

章解云 借為 文謚 也一曰 無聲也

其能苦其生者也 因能可口 致苦其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自招擊於世俗者也 摯也 摯音制

擊猶打擊言自取打擊於人也 郭云物皆 物莫不若是 郭云物皆 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 幾死 子早已自甘無用而世俗不察

仍常有睥眦已者 幾伐而死 乃今得之為子大用 今幸匠伯明之乃得精無用為全身之大用 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

此大也邪 若有用則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 若汝也下同言爾我皆萬物中之一物獨 奈何直斥我為散木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郭云以戲匠后 匠石覺而診其夢

而以廢物相待也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郭云以戲匠后 匠石覺而診其夢

覺去声向司馬云診占等也 王念孫云診當讀為吟爾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

邪 趣說文疾也同急言彼既急求無 曰密 秘也默也姚云密默字通因于方篇仲尼 所可用何又為社樹以自榮耶 曰密汝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可證也

若無言 阻之使 彼亦直寄焉 彼謂社也郭云社自來寄 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 詬厲猶詬

病禮儒行篇鄭注詬病猶恥辱也 此言木既以無用為用方謂不為社者且幾有翦 社之寄為太不知我不啻以是來侮辱我也 豈尚假以自榮耶

乎 翦同剪伐也言此木既求無所用以為其大用則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況且彼

內篇 人間世

三十四

守者在此曲轅之野，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譽平音義，宣云常理也。案言標方以社為與眾孤城，氣社不同。詒病而乃以藉資保衛之常理，稱焉則於

情事連矣。

南伯子綦見齊物論篇，李云南即南郭伯長也。遊乎商之丘。商宋國也。丘，阜也。四方高中，中央低者曰丘。今河南尚有商邱縣，西距睢縣不遠，當係

後人因莊子此語命名，故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見大木焉有異，大木猶言大森林也。結駟千乘，隱將託其所賴。

向云陰也可以蔭庇千乘也。王云言連結千乘，熱時可庇於其蔭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言此何林木其中必有堪大用之材。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

須平直，拳曲故不勝其任。說文根，木株也。一云在土曰根，在土上曰株。案此大根猶言大株，非謂在土下者。則軸解而不

可以為棺槨。成云：軸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王云：解者文理散而不密，綴業棺槨取牢固，軸解故不中選也。啜其葉，則口爛而為

傷。啜同舐，音士。言以舌嘗試，則唇舌被傷也。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醒音星，說文：病酒也。言以鼻嗅之，則將麻醉多日，狂病如

也。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成云：不材為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斤而庇蔭千

也。

乘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神人猶至人，齊物論曰：至人神矣，是也。宣云：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猶全也。宋有荆氏者。

荆氏，司馬云：地名也。一曰：里名。宜楸柏桑。崔云：荆氏之地，宜此三木。李云：三木，文木也。其拱把而上者，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求

狙猴之杙者，斬之。崔云：欲以杙戲狙猴也。狙猴，成云：獼猴。杙，音弋。宣云：繫楸也。三圍四圍。上文李註：徑尺為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名，郭慶藩云：大也。詳天下篇註。麗，成云：屋椽。案：即秋水篇所謂梁麗。七圍八圍，責人富商之家，求樺傍者，斬之。

樺，宣音善。陸云：本亦作檀。傍，平声。通旁。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樺傍。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毒病者，不可以適河。解，郭云：正祝解。

除，充在云：仰也。司馬云：額，額也。充，高也。痔，隱創也。通河，謂沉入於河祭也。成云：三者既不精潔，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入沈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為鄆令，方斷之。

即其類是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同已。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以為不祥也。所以者，何以其非嘉祥之物也。惟正

賴斥為不祥，乃得各全其生也。此乃神入之所以為大祥也。宣云：可全生則祥莫大焉。此與上一節皆借樹木為喻，解之數語，益特復旁

通一事收。轉神人。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也頤隱於臍。頤伏在臍前肩高於頂。司馬云言脊曲頭縮也淮南曰脊管高於

頂也。會撮指天。撮音捉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崔云會撮項椎也李栢云崔說是也大宗師篇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

形似贅言其上向也足資證明素問刺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沈彤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經四十五難云骨

會大杼張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榮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此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項大椎之間故曰項椎也撮唐徐堅初學記卷十九引

作撮玉篇撮木撮節也與脊節正相似從木作撮於義為長五管在上。李云管膺也五藏之膺並在人背李栢云頤肩屬外說會撮五管屬內說頤隱故肩

高項椎指天故臍膺在兩髀為脇。髀音陞司馬云脊曲臍膺故與脇肋相並挫鍼治緝足以銜口。鍼俗作針治平

音緝音蟹司馬云挫鍼縫衣也緝洗衣也紫玉篇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笑音策食去聲音飼

司馬云鼓篋也小箕曰篋蘭米曰精成云播揚也紫崔云鼓篋為撰者鑽龜播精為卜卦占兆鼓篋播精言貴卜也亦足以備一詳惟皆謂支離疏自食其力上二句明

足以自養此二句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攘臂爭執言時或徵集戰士人多明並足以養人也

於徵集之場。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云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

薪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郭云役則不與賜則受之也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

德者乎支離其德成云猶忘德也宣云不中世俗之用者也○此節借人形為喻末句已逼入正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接輿詳道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德猶道也言孔子本當代聖人

固是來儀靈鳳但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急當盡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

成其功也蘇云莊引此數語見所遇非時為生當有道固樂用世不復自全其生矣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宣云全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當此衰亂之時僅宜危行言避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凡性分內事皆福也輕乎羽言安守之易

也乃最易取者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凡性分外事皆禍也重乎地言網羅已乎已乎

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案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譬如畫地為

獄竟趨入而不自反也迷陽迷陽王云謂棘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今吾無傷吾行行叶

同吾行御曲無傷吾足御俗作却曲正音勉與足為韻御步委曲不取直道而山木

量解云陽  
借為場釋  
宮場道也  
道塗場三  
字及觀而

同義連場  
者猶言迷  
塗也

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司馬云木為斧柄還  
白伐膏起火還自消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成云桂心  
辛香故遭

卷上

所伐漆供器用所以割  
之俱為材能天於斧斤人皆知有用之用

俗見如此致凡用以自銜  
者無非用以自戕可毗也

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

以支離其德者自全其生斯為無用之用宣云唯神人知之○此節借接與一  
歌直明正意作收以上凡引四事自處之道盡矣自處無用則我與人無爭而

人於我且不得所爭墜聽默明道遠無竟  
處人又復何尤此即篇首塵字澈底處也

內德充符第五 德充者皆遺形率性若合符節也

魯有兀者王貽兀音屋李云則足曰兀陸云貽音臺亦音殆王貽人姓名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郭云弟子多

常季問於仲尼曰常季成云魯之賢人陸云或謂孔子弟子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國中

分為立不教坐不議不聞教論虛而往實而歸宣云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

者耶宣云默化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稱贊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特也古特直字通用言

我特為時稍後未及往從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假取也左極六年傳取于物為假此言何取乎魯之

一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引誘導也宣云與猶同也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王陸音于況反李云勝也成云

盛也先生孔子也案王去声音旺言彼本刑餘之人而阿徒侍從乃較旺盛於夫子也其與庸亦遠矣庸崔云常人也案言是固遠異常人矣若

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言其存心必有不同者但究操何術至是也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

變死生一大事也而彼與變為體死生若一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遺成云失也案言極天地之禍變雖至顛覆臨墜而既冥於安

危亦必不隨之假讀作瑕郭慶藩云假常是瑕之謬淮南精而有遺失也神訓正作審乎無瑕請審乎己之無可瑕疵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斯任物自遷而宣云主宰物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化執其樞紐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肝膽在身至親切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雖多實則無大小貴

賤道通耳欲聽數目欲視色俗以為宜究之宜生於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

其而游心乎德之和游其心於道德之間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喪去聲下同壹

致無有言彼雖兀者早澹然忘之由其以死生為夜旦以視其足猶遺土也形體為贅疣是以去生若清瘴去足若遺土也常季

曰彼為己為去聲為己猶修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真知悟得其本然之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以其本然之心

今常然之心理郭嵩燾云知者外發心者內存以其知得其心循外以葆中也心者

不息之真機常心者無妄之本體以其心得其常心即體以證道也郭象讀以其知

與以其心最司馬云聚也業言彼自修若是固當和光混迹仲尼曰皆斷句語物何為最之哉不與俗殊何為獨異於物使人皆相聚而從之耶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鑑照也因水流則動而唯止能止眾止而人自來鑑蓋



章辭云上  
言官天地  
府萬物官  
府同物也  
則寓象亦  
同物郊祀  
志木寓龍

唯水能止故能止眾之求止者而不他去也。衆觀止水無情於鑑眾而眾自留照者。唯以澄清之故。即可知王貽無意於眾眾而眾自來歸者。亦唯以寂靜之故也。受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宣云在者。言其不凋。冬夏青青。郭云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郭云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

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成云。人頭在上。木頭在下。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宣云。舜能正己之

正。○又特借舜說來。以見貽夫保始之徵。凡保守本始之天。不懼之實。宣云。譬如養

懼之。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崔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案稱雄而入。忘死生之足懼也。將求名而能自要者。

而猶若此。要音選。宣云。將法勇名。而能期於必成者。尚忘生死。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成云。綱維二儀。苞藏宇宙。直寓六骸象

耳目。直猶特也。六骸成云。身首四肢也。宣云。一知之所知。郭云。知與變化俱。則無往

於物之大小。貴賤得喪存亡。而心未嘗死者乎。郭云。心與死生順。則無時

及一切所知者。皆通為一。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

而登假。假與遐通。宣云。登假。猶言遺世獨立。曲禮。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假讀作

一駒木寓  
車馬一駒  
寓即今偶  
像字偶六  
骸像耳目  
所謂使形  
如槁木也  
郭說寓為  
逆旅聖文  
生訓

人則從是也。宣云人自不能捨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彼則何曾以物皆最之介意也。

申徒嘉。李云申徒氏嘉名。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列子作伯昏瞀人。天瑞篇張注伯昏列子之友同學。

於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郭云差與刑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

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令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邪？郭云賢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宣云執政子產自稱違避也。齊同也。紫此篇多係寓

言。子產即公孫僑鄭之賢大夫也。何至識見之卑陋若此。蓋上一事借常季問難發明。此一事借子產挑別發明。下一事且借孔子挑別發明。都是一樣手法。申徒

嘉曰：先生之問，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伯昏先生之門論德之地。豈可以勢位相矜若此乎。子而說子之執政，而

後人者也。說音悅。笑其於悅勢位欲廢物先而反居人後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

人處，則無過。鑑鏡也。屬上声。王云止猶集也。明鏡無塵，親賢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大猶言引重。而宣云求廣見識。

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郭云從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子形既已殘矣。猶與堯

爭善宣云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為高計子之德宣云此德字虛猶言素行不足以自反邪必有過而後致元尚不能自懲艾耶申徒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言世俗皆不肯認過如使人自陳其過狀則在彼以

為不當兀者多矣人如不顯斥其過狀則自反以為當兀者少也諺見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問世篇唯有德者能之

宣云以兀為自然之命而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也遊於羿之彀中陸云彀音邁張弓也郭云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中央者中

地也下中去声下同既遊居於甲地則觸然而不中者命也王云以羿彀喻刑網言

信無過其不為刑罰所加亦命之偶值耳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怫陸扶弗反業符弗切音佛說

文辭也郭云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云固至人之知命遺形不知

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抑我之能自反而忘形遺累耶吾與夫子遊夫子即十九年矣

而未嘗知吾兀者也郭云忘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

過乎道德內也形迹外也言當以道德相契而乃以形迹相繩豈非誤歟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蹇音促更

章解云乃字以双殺

內篇 德充符

三十九

借為然也  
者如此也  
本當云稱  
然今云然  
稱則倒語  
也

不安貌乃者猶言如此謂子  
產起謝請無再如此言也

曾有兀者叔山無趾李云叔山氏無足趾宣云遂以為執踵見仲尼崔云無趾故踵行業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陸云子不謹前絕句一讀雖令來何及矣今雖知悔究何補於殘形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務說文趣也即趨赴此事也言我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存在也蓋以形雖殘而德未全虧尚有較尊於足者在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務全其較尊於足者夫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言天地覆載無偏吾固以夫

知不全我以形骸之內誠而猶索我以形骸之外迹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請無趾入欲說

以方內無趾出宣云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行去聲言無趾晚蓋前愆尚忘其形以務全其德無趾語老聃曰語

責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實實司馬云恭貌簡文云好名貌俞

章解云俞  
先生曰實

賓即狗頭  
漢書司馬  
相如傳仁  
頻并聞頻  
注曰頻字  
或作賓是  
其例也廣  
雅釋訓頻  
頻比也

惡古文作  
亞說文亞  
醜也象人  
局背之形  
駘它者即  
局背之謂  
也故指為  
醜惡之人  
台它雙聲  
爾雅始背  
壽也今謂

古訓賓賓猶頻頻也古賓聲頻聲之字相通郭彼且薪以詼詭幻怪之名聞李云詼

也紫蘄求也幻怪亦奇異之謂譏孔子稱說仁義是欲以異名聞於天下耳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謂

至人以殺名為桎梏彼殆不知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言如以死生是非通通為一者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言彼根器如此何可解免若能忘生

棄智乃所謂適天之刑帝之懸解者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郭云惡醜也曰哀駘它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也丈夫與之處者

同音下思而不能去也惡其才德忘其形醜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美其

德全忘其貌醜十數而未止也明其慕義者多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而已矣和去音言它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濟猶拯救此見人之欽慕者非慕其勢也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李頎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為

飽猶月滿為望故以擬之樂聚積也此見人之歸附者非附其利也又以惡駭天下貌醜驚世並非形美動人和而不唱和去音感而後應未

僕者為佗  
背舊解鮑  
背為背有  
鮑文甚誤  
蓋即今佗  
背之謂詳  
新方言四

嘗招而  
致之  
既無高位厚祿故四  
且而雌雄合手前  
當讀作兩雌雄且合  
手前宣云丈夫婦人

皆來觀之○此三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數上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郭云未經月已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

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傳者委也成云國  
悶然而後應  
閔陸音門李云不覺  
親案即不屬意之謂  
記而若

辭汜同沈陸云不係也案言不係寡人醜乎  
李云醜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幾上言不多  
寡人邶焉若有亡也  
宣云邶  
若無與樂是國也  
來喜去憂若無復

臻於安  
是何人者也  
此人究操何  
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丘也當使於楚矣  
使去  
適見狔子食於其

死母者  
杜同豚陸云本又作豚食音餒  
宣云設喻  
少馬駒若皆棄之而走  
陸云駒本亦作駒音

子始不知其母死就之食乳少馬方覺  
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王云言狔子以母

其死故皆胸然若驚棄其死母而去也  
疑又不得其生之氣類而捨去也成云郭注謂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  
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己類故它棄捨而去也  
所愛

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成云郭注謂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托子愛母愛其精神人慕哀駘慕其才德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鬻音雲。陸云鬻扇也。李云資送也。成云鬻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置車

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鬻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郭云所愛屨者為足故耳。業鬻者武之

無足則屨無所用。皆以喻無神則形無所愛也。皆無其本矣。宣云戰以武為本。屨以足為本。此皆喪之美。一喻後又帶兩喻。無本者無足愛。則有本者之

必為人愛可知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王云御女不加修飾使其質全。取妻者止於外。取

聲同。不得復使。崔云不復入直也。業娶妻者請假休止於外。其時官不役使。恐傷其形也。形全猶足以為爾。尚足以備選

新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本人豈能不愛之。又用兩喻。正觀令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

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若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是必有本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譽平聲。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是皆人事

之遺。夙天日夜相代乎前。代故以新。不舍晝夜。常前變化。惟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語見齊物論篇。而知不能規乎其始

者也。如去責言命行事變始卒若環。雖有至智不能規定其起點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滑音骨亂也。郭云靈府者精神

之宅也。宣云唯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攪心以滑吾之天和不可交引而擾吾之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李云兌悅也。案言使

和豫之氣內外流通雖涉至變而不失吾怡悅之性。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同隙李云間也。宣云且使和

所在皆同遊於春和之中。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乃接續而生時於心也。是之謂才

全。此才字皆就德性言。何謂德不形。哀公又問。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停者止也。天下至平之象莫盛於停水也。其可以為

法也。郭云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蕩動也。外即變遷而其平不變動也。郭云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鑿洞照與物無私

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德不形者。宣云不形者內保之而

物不能離也。宣云飲和者必親愛乎德。既成乃名為德也。德不形者。宣云不形者內保之而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北。庶養有教誨恐其天死。吾自以為至通矣。自揣用斯治術

於君道為大通。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孔子之言哀貽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恐無君人之實德而



徒妄自尊大  
以致危亡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稱為德友言願常聆至教也郭云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

忘貴賤也

陸趾支離無脰

陸音因曲城也下體盤曲者似之趾音企脚跟不着地也陸趾者下體曲屈而跛行也支離者上身佝僂不正也脰讀作脰無脰口脣缺

也宣云此總其

說衛靈公

說去声又如說齊同靈公說之說音悅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豆王篇云頸也肩肩李云肱小貌李頎云攷工梓人文數目顧脰鄭注顧長脰貌與此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顧案頎說是顧音懼據陸謂肩又胡惠反足證舊讀作顧常從之言靈公既悅是殘形者而視全體之人之頸反覺其瘦長不美觀也

宣云瘦之大如

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郭云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言於德能優長者其於形自遺忘也郭云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忌其

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所不忘言所當忘所不當忘者也郭云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

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宣云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則真忘之大者。

故聖人有所遊

任天而遊而知為尊約為膠德為

接工為商。知去責下同。宣云智計之巧。乃枝孽也。如草木之旁出者。約束之禮。乃膠漆也。非自然而合者。有得之德。乃接續也。如中斷而復續者。工藝之能。乃

商賈也。如居聖人不謀。惡用知。惡平責下皆同。無思無慮。何用智巧。不斲。惡用膠。質任自然。何用膠固。無喪。惡用

德。喪去聲。性自渾全。何用言有得之。德。○本篇德字深。此兩德字淺。不貨。惡用商。中無積物。何用。若自銜之商。四者天鬻也。四者

四惡用者鬻。陸云。養之者。蓋食天之元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陸云。養也。天鬻也者。天食也。陸云。食音飼。亦如字。宣云。天

王云。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自然。不用以人為難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形。觀若人。而情感悉絕。○宣云。有

人之形。故羣於人。和光。同塵。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絕是非。之緣起。眇乎小哉。集韻。微細貌。

所以屬於人也。宣云。猶人之類。警乎大哉。警音選。又通傲。獨成其天。宣云。浩浩其天。心遊道

以為小。情合於天。所以為大。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

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通之道。為之相。貌。自然之理。貽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既貌以道。範

不愧為人矣。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宣云。惠子蓋以人之靈性為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宣云

章釋云所謂不益生者謂不怖畏生死隨順法性亦不為生作增上緣也

子先誤

認情字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好惡並去声下同宣云好惡者乃好惡之情生於人慾者也任

天性而不任人慾則內無煩傷矣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宣云本自生之理不以人為加益之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

益者滋養之謂郭云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郭云生理已自足於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

郭云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也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

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暝陸音眠葉暝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暝李注暝古眠字是也成云槁梧夾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

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說

說徒自形勞心倦疲怠而瞑

天選子之形受形為人本無不足之理子以堅白鳴

堅白解見齊物論篇宣云子乃以技能之情自炫如公孫龍等堅白之論安自爭鳴亦大遠於德充者矣

御製  
詩經  
卷上

內篇 大宗師第六 道可以為眾父父即大祖大宗也即人與天地所師法者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宣云言有人知天又能知人豈非超出於眾乎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宣云天然而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

宣云衛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宣云并命之數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眾皆昧於死生而此攝生者獨知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養形為壽故充其導氣

令和引體令柔之道覺永年可力致之是其知若遠勝於眾也雖然有患

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天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郭云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特但也郭云有待則未定也成云知必對

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唯常境知兩忘冥然於無可無不可者然後無患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

之非天乎

成云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請人即天淺識者何從知之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

人天混同物我者也宣云此庸詎知三字將上文數知字一齊掃却見得貪圖長生者有如兒戲耳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郭云有真人而後天

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亂○宣云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真人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真知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所謂不欺幽獨也淺

章解云說  
文士事也  
古士事本  
一字不誤  
士者不謀  
事也

言之則寡者少也。謂虛懷任物，大不雄成。功成不名，有未嘗迹。不謨士。成云虛夷而

順羣生，雖對極少數人，不侮不逆。近矜伐，予智自雄也。謀謨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無心之過，改之而已。何悔吝之有。當理之行，

心者也。成云：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借

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也。此亦可備一解。安危生死，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猶登道，解見上篇。宣云：此其見識，乃如

不櫻其心，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升高望遠，於道無所不明。宣世之所為，知哉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成云：絕思想，故寢寐寂泊。其覺無憂。覺去責，無得，我其食不甘。忘滋味，故

息深深。凡一呼一吸為一息。郭云：從根本中來，王穆夜真人之息，以踵。郭云：從根本中來，王穆夜

向云：喘悸之息，以喉為喉，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屈服者，其嗔言若哇。嗔音益，喉咽也。凡無養之人，議論為

然簡文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者通嗜，成云：凡情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死。說音悅，惡去聲。郭云：與化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訢通欣，距同拒。出入生死也。李儻然而往，儻

然而來而已矣。儻音蕭，往來，死生也。儻然，向云：自然無心而自爾之謂成云：無係貌。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宣云：知

章解云釋  
文指郭作  
指當從之  
說文指手  
著胸也著  
胸為引  
仲為胸有  
所著不以  
心指道者  
不以心著  
道也所謂  
不計不距  
不忘不求  
也

任死  
之歸受而喜之宣云受生之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

天是之謂真人成云捐棄也郭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

生故不志當讀忘宣云據趙若然者其心志志當讀忘宣云據趙其容寂郭云雖行而其頽頽頽王篇頽

郭云頽大郭云殺物非為感生物非為仁是以聖人之在天下淒然似秋煖然似春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煖乎若陽春之

自和故蒙澤喜怒通四時宣云喜怒皆無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郭云無心於物故

宜故莫知其極案一任萬物之自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

其量直等太虛是以莫窺其際也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即下所謂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也郭

照之也宣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以聖人治世之無心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樂音

云不求通物而物有親非仁也郭云至仁無親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動便利害

不通非君子也王云利害不觀行名失己非士也成云凡矯行求名而亡身不真非

役人也。宣云徒棄其身而無當於真性祇為世所役非能役人者也。此六項人者凡皆以有心故也。若狐不偕。成云姓狐字不偕堯時賢人不受堯

讓投河而死。務光。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負石自沈於盧水。案光事詳讓三篇。伯夷叔齊。以周之興為以暴易暴也。遜餓死於

首陽之山。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詳讓三篇。箕子胥餘。陸云或謂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案箕子比干皆紂諸父史

載紂無道其庶兄微子去之。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紀他申徒狄。詳外物篇。成云皆湯時

讓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踰於窟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蹈河。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適樂也。郭

云斯皆舍己救人徇彼傷我者。宣云為人用快人意與真性何益。○上六項人中惟行名亡身二項人莫不稱之。夫貪生既不足取又豈以棄生求名為賢乎。故特舉狐

不偕等以明之。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宣云與物同宜而無私比。若不足而不承。宣云卑以自牧。與乎

其觚而不堅也。與乎向云疑觚觚陸音孤崔云校也。李楨云與乎二字與下與乎止我德也。復出疑此誤。與或是趣之借字。說文趣安行也。觚是孤之借

字。爾雅釋地觚竹北戶。其釋文云本又作孤。此孤觚通作之證。孤特者率方而有校故其字亦可借觚為之。案與乎猶容與也。言真人容與自得常遊於獨。雖其狀似乎

孤特而其性並不固執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宣云張恢宏貌。言曠而。而乎其似喜乎。向云。郭云。

章解云俞  
先生以義  
為我以明  
為崩按義  
當為本字  
公羊桓二  
年傳義形  
于色明即  
馮之借方  
言馮怒也



雙辭康回  
馮怒亦訓  
盛其作朋  
者矣語奮  
其朋就以  
朋為馮揚  
河也義而  
不朋謂義  
形於色而  
無奮於之  
容也崔  
手之崔借  
為崔猶今  
言崔也  
爾文訓速  
貌得之  
其似世乎  
之世俞先  
生曰借為  
驕泰之泰  
世叔作犬  
叔世子作  
犬子世室  
作犬室是

至人無喜，嗚然。崔乎其不得已乎。向云崔動貌，成云迫而後動，非瀟乎進我色也。簡

和適故以喜也。澤言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乎止我德也。宣云與，開通貌，言寬屬乎其似世乎。厲

本作為廣當從之。崔警乎其未可制也。司馬云警，高遠貌，王穆夜云高連乎其似好閉

也。好去黃，下同，李云連，綿長貌。郭云綿，邈深遠，莫見其門。悅乎忘其言也。悅音調，郭云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

忘貌。○以上形以刑為體。刑乃立治之補以禮為翼。禮乃行仁之羽以知為時。知乃

之妙用，非以德為循。循說文順行也，德乃眾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郭云任治之

而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郭云順世之所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王云知

不得已於世，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宣云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

事隨宜付之，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順行之耳，如丘之所在，有足者

皆可至，我特與同，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宣云人視真人為勤行，不急，宜知其毫末

登耳，非自立異，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宣云人視真人為勤行，不急，宜知其毫末

其例。縛  
乎其殺文  
不可通郭  
注甚迂殺  
當借為察  
御飲酒愁  
之以時察  
注察或為  
殺是其例  
縛從車殺  
得借為縛  
說文縛明  
也周書曰  
縛見三有  
俊心縛乎  
其察猶言  
明乎其察  
也

其不一也。成云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郭云

無有而不一者天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成云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

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相勝也。是之謂真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

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此趣者可謂真人。○宣云自上文提出真人真知。接連將真人補寫四段。至此特點明天與人不相勝也可見天人一致。纔是

真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宣云與去聲情實

命猶夜旦之運於天。有生必有死。有旦必有夜。非人之。一毫所得參與。此皆物之實理。無足悲戀者。彼特以天為父。宣云此倒裝句法

戴之為。而身猶愛之。終身孺慕而況其卓乎。卓起卓也言人知愛親人特以有君為愈乎。

己。特皆但也。言但以君之。勢位勝己也。而身猶死之。致身效忠而況其真乎。真猶真宰言人知尊君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處上声响音噓又噓去声廣韻

任其自然。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譽平声宣云此道

道言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端倪。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係累。○此又一喻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大塊見齊物論一曰自然也。俟同逸。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苦矣。案列

子天瑞篇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逸。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亦即此義。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負者變遷移易之謂。郭嵩燾云壑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如海島是也。然而大

化之運行無窮舉天地萬物日夜推移以舍故而即新而未稍止息。水負舟而立水移即舟移矣。氣負山而行氣運即山運矣。夜半者。惟行於無象無兆之中而人莫之

見也。宣云造化無運而藏者以為猶在其故屬謂之昧。誠昧也。○豈但夜半當面便已負去也。夜半喻言不見耳。夫導養家時刻保守自謂養於不朽之宅却不知造化

推移明抽暗換未幾之間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乃方相與歎惜不知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保守正時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方

惜然謂之有知乎無知乎。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

宣云藏小於大宜也。然不知與化為體雖藏之得宜無以禁其自變也。若夫藏天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

宣云恒常也。避生於藏之之過。設悟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得私而因以付之天下

則此理便隨在與我共之美。天下一循環之理也。我一循環之理中之人也。又烏得言所避哉。蓋常物之通理如此。此便是隙駒世界中無法可處之一上上層法也。

特犯人之形。犯讀同範。模型也。範犯同音。借字。宣云淮南子作範是。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樂音洛。勝平声。言但見土木之義。作偶人形。而猶欣然。色喜。若夫人類之成形。苟不自墮落。其化生固無窮。無盡者。則此身之

可樂。曷極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宣云。乘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運。是物理之所不得遊也。則我常與理

一而皆存矣。○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

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妖古通夭。陸云。本又作夭。成云。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

同萬物。冥一變化。為物宗匠。不亦宜乎。案係屬也。一化者。萬化之原也。言萬物皆關係於一化。而一化必待命於宗師也。夫道。宣云。至此方點出

名。有情有信。情實也。言其虛中有實。萬理俱涵。即老子所謂窈兮冥兮。其中

形。成云。恬然寂寞。無為。可傳而不可受。郭云。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成云。方寸

也。難於形色。不可見也。自本自根。宣云。道為事物根本。更無有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以同已

存。無終無始。故老子曰。神鬼神帝。王云。下文堪。馮夷等鬼也。稀韋伏羲等帝也。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實皆道神之。案老子神得一以靈者。此之謂也。

生天地。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此老子所謂周

行而不殆者。鍾會注云：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是也。太極者，陰陽未判，即天地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六極，即天地四方也。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長上聲。此老子所謂獨立而不改者。鍾會注云：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是也。狝韋氏得

之。狝音希，亦音希。上聲。狝，韋司馬云：上古帝王名。以挈天地。惟挈又作契。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得合兩儀也。

也。伏戲氏得之。伏戲，即伏羲。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也。維

斗得之，終古不忒。成云：北斗為眾星綱維，故曰維。斗，古始也。忒，差也。得，至道。故維持天地，歷終始無差忒也。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日光月華，以有道在，始終監照下土。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坏，鋪杯切。音胚。堪，坏。司馬故知北遊篇謂日月不得不行也。云：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

欽負，成云：崑崙山神之名。襲，入也。言堪坏得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云：清冷傳入崑崙山為神也。案崑崙山在今新疆南界。曰馮夷，華陰潼

鄉陔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溺死。案言馮夷得為河伯，其神常遊麗大川之中也。肩吾得之，以處大山。處上

聲，下同。大陸音泰，肩吾，司馬云：山神也。不死。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既成，有龍垂髯

至孔子時，成云：得道履東岳為太山之神。下迎帝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鬣，鬣拔墜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後世固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見子華子及史記封禪書。顛

頊得之以處玄宮。頊音襄。頊音旭。李云頊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頊。頊其神玄冥。成云得道為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屬於玄宮。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禹音愚。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禹強。蘭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禹京。是黃帝之孫也。

成云既得道不居帝位而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極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陸云山海經曰

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鳴。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成云少廣西極山名。王母太陰之精也。常坐西方少廣之山。

不復生死。故莫知其始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彭祖詳道逸遊篇。崔云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為仙不死。成云上自有虞下及殷

周凡八百年。業伯一讀霸。孟子趙注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一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說音悅。相去声。司馬云傅說殷相也。武丁殷王高宗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

曰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成云箕與尾是二十八宿之數。維特東方。故曰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並列。故曰比於列星。陸云崔本此下更

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逝。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凡二十二字。○宣云。以上諸神。半出荒唐。莊子但取以寓意。不暇論也。一篇大勢。至此束住。下特引七事證

之。

南伯子葵 李云葵當為蔡報之誤也 問乎女偶曰 偶音烏陸云女偶一曰是婦人也 子之年長矣 長

青而色若鴉子何也 玉篇鴉俗鴉字陸云本亦作鴉 曰吾聞道矣 郭云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南伯子葵曰道

可得學耶曰惡惡可 惡並平声上 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

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李云卜梁姓倚名宣云倚聰明是子貢一流人偏忘聰明是顏子一流人 吾欲以教之

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易去声言即不果為聖人而既有是才其間道

亦易領悟也 吾猶守而告之 王云守而不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參同參郭云外猶遺也成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成云天下萬境疏遠所以易忘資身之物親切所以難忘守經七日然後遺之已

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成云藥體離形坐忘我喪宣云自天下而物而生愈近則愈難忘也 〇三七九是內修家語此

備用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成云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視物我兼忘慧照豁然如

是此一關難透透此一關則見無朝徹而後能見獨 獨即老子獨立而不改見獨而

後能無古今宣云古今一也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

生宣云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紫不死不生專殺生者不死此中生者不生釋上

句不死不生也列子天瑞篇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與此生生者不生殺生者

不死義同天瑞篇向注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

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

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冥冥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

化之本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成云將送也道之為物極濟無

也成云不送而送無不毀其名為櫻寧成云櫻振動也寧寂靜也言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郭嵩燾云孟子莫之改櫻趙注櫻迫也此言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

觸之地而心固寧焉則幾於成矣故曰櫻而後成宣云觀櫻寧二字足見不從世相中透鍊出來不是第一種學問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惡平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廣韻位也宣云書籍文字也文字是翰墨為之然文

言則後之文字皆其尊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作絡王云謂連絡誦之猶言

生者故曰副墨之子反復讀之也洛絡同音借字對古



先讀書者言故曰洛誦之孫古書  
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王云見解  
瞻明聞之聶許音

攝李云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業此  
心領神會所謂有獨得之秘而未嘗告人者  
聶許聞之需役成云需須也役行也懈

須勤行勿怠也需役聞之於謳陸云於音鳥王穆夜云謳歌謹  
於謳聞之玄冥宣云玄冥寂

之境也玄冥聞之參寥參同參寥說文空虚  
參寥聞之疑始宣云悟虛矣又須至於無

有始而未嘗有始也說到疑始大道毫無  
端倪又那著得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之見耶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子祀崔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僕郭慶藩云  
今淮南精神篇作子求與崔所見本異顧千里曰求當作

永抱朴子博喻篇已正作永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

體者吾與之友矣尻丘刀切音考平脊骨盡廣也成云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為首  
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為脊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死生離

異同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宜有存  
亡欣焉於其間哉誰能如是我與為友也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成

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  
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

拘拘也

偉大也。向云美也。拘拘不申也。司馬云體拘擊也。成云此子與自歎之辭。案崔本作子祀有病子與往問之。故陸引崔云自偉哉。至繼於井皆子祀自說

病狀也

據抱朴子博喻篇子永歎天倫之偉及古淮南本子祀作子永謂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倮則崔本當是曲倮發背。倮音樓。又隴主切音倮義同。成云偃

倮曲倮背

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項。句贅指天。齊通臍。句音同。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似贅。言其上向也。

案此四語與人間世篇支離疏者相同。解俱見前。

陰陽之氣有沴

沴音戾。郭云沴陵亂也。其心閒而無事。閒音閑。宣云不以病櫻心

也。躄躄而鑑於井

躄音宣。音駢。仙成云曳疾。貌言曳病力行。臨照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

也。言天既授子成形。又將使子以此病狀終也。故重歎之。據崔云此子與解蓋崔以子與為問病者。謂其因之有感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女音汝。惡

去責曰。亡。亡通無。宣讀無。

予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

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

浸漸也。假使也。時夜猶司夜。鴉小鳩也。言使子漸化為雞。子即盡司夜之道。使子漸化為彈。子即盡擊鴉

之道。此二句與齊物論見卯而求時夜見

彈而求鴉。奚義異。彼言早計。此言因任也。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

以乘之。豈更駕哉。更平責。郭云無往。不固無因不可。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郭云當所遇之時。則世謂之得。時不暫停。

順往而去。則世謂之失。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處上聲。樂音洛。

縣同懸。語解見養生主篇。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郭云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宣云為物情所累也。

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云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

成云喘喘。其氣息急也。

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

叱音七。喝。環泣者。

避。

使速。退避無怛化。

怛音塔。陸云驚也。業言無驚。此將化之人倚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

言造物之於汝。又將作何安置。以汝為鼠肝

乎。以汝為蟲臂乎。

王穆夜云。取微蔑至賤意。

子來曰。父母於子。

宣云。此倒裝句。言子於父母也。

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翅同帝。言陰陽二氣之明感。無異父母之嚴命。郭云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拒晝夜之

節者。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彼謂陰陽。近有迫促之義。言人上壽不過百年。死生猶晝夜之常。為時原

近。生之來不可却。其去不可禦。而我不聽其自然。則是我悍然自恃於理。彼陰陽有何誤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六語見前。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

章解云此  
犯字淮南  
作違違犯  
雙聲故借  
違為違

鑄鄒鑄鄒良劍名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大冶宣云令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犯同範見前譬大造生人亦猶大冶鑄器也郭訓犯為

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令一遇遇云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

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令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

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惡平声王云鼠肝成然寐遽然覺覺去声寤也郭云寤

心業成字舊疑有誤多改讀者陸李讀如字云成然縣解之貌遽然有形之貌成云

寐以譬死覺以況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縱異亦未始不任命道遠

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也若王云成然為人寐也遽然長逝覺也其說亦通可備一解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成云此

方外之士皆冥於變化一於死生者故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

無與而與無為而為者也猶如百骸五藏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

三人相

猗陸請於  
宜反業音  
漪王篇猗  
款辭也此  
固上二語  
真人為戲  
故猗字單  
讀惟猗又  
通分書泰  
誓斷斷猗  
禮大學作  
斷斷兮是  
其一證此  
猗字既在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三論見上

莫然有間

在云莫然定也間頃也業有間即有頃之間言其莫然無事定交未久也

而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待本亦作侍成云令往供給喪事也

或編曲

宣云編次歌曲舊云織薄

非或鼓琴

宣云二或字指子反琴張相和而歌曰和去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

嗟來是歌辭亦是歎詞而

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

上而上言爾已還歸造化而我猶寄人間也

猗成云猗相和毅郭云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

歌方外之至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禮我以為為主今臨朋友之喪曾無哀哭而反絃歌故疑非禮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是謂子貢惡平聲下皆同宣云禮之意在反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

子反琴張修行無有

修持之道似屬虛無

而外其形骸

視形骸如逆旅

臨尸而歌顏色不廢

神色自若並非矯強無以

命之稱也

彼何人者耶

其人究居何等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宣云遊於方隅之外所謂出乎世法者

而丘

遊方之內者也

宣云遊於方隅之內所謂在世法中者

外內不相及

即道不同不相為謀之意

而丘使女往弔之

女丘則陋矣

郭云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

王引之云人偶也為人猶為偶中庸仁者人也

語末以應連上為句讀若分即所謂是句之辭也

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為人義而遊乎天地之一氣郭云皆同齊俗篇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尤其明證

無二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也縣同懸疣音尤廣雅云贅即疣也釋名云橫生一肉屬著體也一云瘰結言彼數子者達於生死故以生為氣聚譬之贅

所樂也附非以死為決疣潰癰疣音換疽屬癰音菲言以死為氣散譬之瘰疽潰決非所惜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既一死生有何先後郭云死生代謝未始有極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宣云

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死生循環任其變化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芒同茫李云茫然無係之貌仿

之外非伏於山林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成云

猶煩也成云言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憤憤

亂也以觀眾人之耳目哉觀去声陸云示也案言彼率性任真者又何肯以煩亂之儀文向庸耳俗目表示也○宣云舉世皆言為禮問其禮

之故不知也不過以飾人觀聽耳此憤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內方外憤二句說透世情故知禮意二字之妙未知夫子依從何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成云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是對於白雖

然吾與汝共之

雖為世法所桎梏然吾有所得當與汝共明之

子貢曰敢問其方也

方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

造詣也至也魚之相期在至於水人之相期在至於道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陸云池本亦作地案魚得水則

游泳浮沈其資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王云生性字通案人得道則虛靜恬澹其生性自然泰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宣云愈大則愈適豈但養給生定而已

子貢曰敢問畸人

畸同奇音竊司馬云不偶也不偶於人謂

闕於禮教也郭云問向所謂方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成云侔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固不偶於俗而率其

本性則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命之情而入稱為有禮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也上故曰二句自係古語孔子引之此二句特反申言之以見拘俗禮者究不合乎自然而稱畸人者乃天之君子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李云魯三桓後才其名也

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

者以善喪蓋魯國

李楠云舊本以善喪絕句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連上為句蓋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言才以善慶喪名蓋魯國也小爾雅

廣詁蓋覆也釋名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即此蓋字義也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郭云魯國觀其禮而顏回

察其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成云進過也。宣云其盡道過於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宣云

畧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矣。蘇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據姚云常

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為哀痛。簡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為優。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所以

之故。原不易知。亦不必知。者宣云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也。後死也。既云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若化

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成云若順也。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不知之化。如此而已。王云死為鬼物化也。鼠肝蟲臂所

化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惡平聲。郭云既已化而生。惡也。宣云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特但也。未

也。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化。總非我所能與者。彼謂孟孫郭云以變化為形之。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有旦

宅而無情死。成云旦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特獨也。蘇云孟孫氏特覺絕句。言我汝皆夢。而孟孫獨覺。人哭亦哭。是其隨人發哀。案乃者猶言如此。與上篇子無乃稱之。乃義同。言人

章解云。且即壇禪等字之借。言有易居而無實死也。



章解云造  
通二句釋  
文引崔本  
作造歎不  
及笑歎不  
不及整文  
義略通

哭亦哭是由其任天  
之動所以如此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王云人每見吾暫  
有身則相與吾之

究安知吾所謂吾之果為吾乎果非吾乎  
○宣云母死不痛明是輕其母也雖曰愛  
化無常此為母解則可耳為入子者終無以解於輕其母也看他且彼一轉發出第

一層議論來無損心二句將孟孫才寫得天地同流人哭亦哭二句將孟孫才寫得  
萬物一體且代孟孫氏把吾字撇去謂夫涕則必吾涕之也戚則必吾戚之也哀則

必吾哀之也乃吾之為吾本無有焉又誰為涕  
之戚之哀之者真不食烟火人之第一等見解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

於淵屬通庚至也儼然為鳥為  
魚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  
不識今之言夢者  
其果覺而後知其

夢乎抑自以為覺而仍在夢中乎覺夢  
之化既無常則死生之變自不足惜矣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宣云人但知笑為  
適意不知當其忽

造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為之  
是適與笑不自主也○問有自然之適笑何無自然之哀戚曰樂生哀死本非造化

之理所有也故曰哀樂  
不入古之所謂縣解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宣云由此觀之凡事皆非己所  
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令但當

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  
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意而子  
李云  
賢士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郭云資者給濟之謂堯汝  
見堯矣堯何以資益汝乎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服行也。謂仁義者淑身之本。汝必先躬行之。是非者淑世之衡。汝必常明辨之。許由曰。而奚

來為軼。而上聲。軼同。只語助辭。言汝來此何為者。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剗汝以是非矣。黥音京。說文。墨刑在面也。

剗音鼻。剗鼻也。李云。說道德以為仁義。不似黥乎。咸玄同以為是非。不似剗乎。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成云。恣睢

縱任也。轉徙變化也。王云。言汝既為堯所誤。何以遊夫道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宣云。言雖不能遵途

願涉其藩。難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聾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與去聲。盲與聾僅開合之分。淮南泰俗訓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釋名聾者鼓也。冥冥然目平合於鼓皮也。周禮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言意而子情智

被傷無復能與覽。眾妙愛慕玄德也。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成云。無莊

古之美人為閨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據梁古之多力人。為閨道守雌。故不復勇其力。黃帝有聖知者。亦為閨道。故能亡遺其知。皆在鑪錘之間

耳。捶之瑞切。音揣。本又作錘。音垂。成云。鑪。鑪也。錘。錘也。言三人皆因閨道。然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息生也。息我補我。語意推重。許由宣云。乘猶載也。黥

剝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我，許由曰：「噫，意於其切音，醫亦未可知也。」

言至道深玄，未可以心慮測也。我為汝言其大略，為去黃道本不可言說，但汝既懇懇請教，姑就其梗概陳之。吾師乎，吾師乎，大宗

師也。道也。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整本整之省字，音躡，亦作齏，司馬云

斷刺而為義，青春和氣，生育萬物，非有情恩受而為仁。宣云：如此則堯之仁義，何容置喙。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長上音論，見前。覆

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成云：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於理為長，而日新不窮，實無

曰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源，眾形彫刻，咸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亦既無老無巧，無是無非，汝將何所明言耶。此所遊已。郭

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宣云：應上遊字。仁義禮樂，豈非聖教所必須，要之皆聖人為中人說法耳，既不可皆語之以性道，則勢不得舍仁義禮樂矣。莊子著書原是

要學道人親見道體，稍一支離，便與道體不似，故特特盡興捐之，所謂要畫真容，添不得一毫彩色也。以外凡擴仁義禮樂之旨，皆與此同。

顏回曰：「回益矣。」郭云：以損之為益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郭云：仁者兼愛之迹

義者成物之功，但忘功迹，猶未玄遠。它日復見，曰：「回益矣。」它同他，在本作異，下同。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宣云：忘仁

義只是去是非心忘禮樂則全然不拘束矣故忘禮樂在忘仁義後曰可矣猶未也郭云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注云端坐而忘樂文選賦李仲尼

然曰何謂坐忘變色貌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墮毀廢也黜退除也離形去知知去

去宣云總同於大通成云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亦既外官骸遺心識死灰槁木是以冥同大道此謂坐忘郭

坐忘者何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好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去

去郭云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郭云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不適則何好何惡哉宣云無私心化則無常也宣云無滯理孔子同化即顏

子大通同字是橫說大通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而並上言爾果先我賢乎

通化字是豎說大通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我亦願繼爾學之此孔子自

謙以贊顏子者陳祥道云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忘物去智忘心冥然無係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矣此回之所以賢也

子與與子桑友子與子桑見前而霖雨十日左隱九年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子與曰子桑治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

食去声。殆近也。蓋知子桑家貧。遭斯霖雨。不免飢餓。故往濟之。

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

此即若歌若哭之詩詞也。但是推究貧窮之原理。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俗情。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趨。七玉切。同。促急也。匆遽也。崔云。不任其聲。慙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案此。述所聞情詞。以見子桑病甚。然惟其病愈甚。而愈自安貧。此達人之所以足法也。子與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成云。因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

曰。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

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云。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案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之謂也。○宣云。以上七大段文字。只是為前半篇作發明。

耳。前四段。直明生死常順乎宗師。五六兩段。辨明道體以世人誤認宗師故也。此段。收出命字。與前半篇命字相映。命乃大宗師之賦物。化權所在者也。人生惟當受命。

是一篇。祝要歸宿處。



內篇 應帝王第七 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鑿缺問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詳齊物論篇宣云天鑿缺因躍而大喜喜得不知行之妙旨也

以告蒲衣子崔云蒲衣即被衣王倪之師也案知北遊篇及淮南道應訓皆云鑿缺問道于被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上

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云泰氏上古帝王也成云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要音邀在

云懷仁心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宣云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猶係於物是未曾超然出於物之外也泰氏其臥

徐徐其覺于于覺去声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

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名郭云夫如是又奚其知情信情實也信即真也即知北遊篇真其實知之謂任其自知

而率其德甚真郭云任其自得故無偽而未始入於非人宣云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是未曾陷入於物之中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語去声女音汝俞云曰猶言日者也義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

年傳謂日者中始何以語汝也李以日中始三字為人姓名誤矣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司馬云出行也王念孫云釋文讀出經絕句式義度人絕句蓋失之其所引諸說亦皆未協此當以己出經式義度為

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為句義請為儀義儀古通儀法也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案王說是也經式義度與天運篇禮義法度文句相類彼義請儀引證亦確此蓋言君

人者以身行政則典法所定人誰敢不遵從歸化耶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簡文云欺妄也成云以己制物物我其真是欺誑之德非實道其於

治天下也治平書下同猶涉海鑿河譬猶駕巨舟者須浮大海而僅開鑿一河以運之則局量褊小其何能濟而使蚤負山也

宣云以至微負至鉅必不能勝任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經式義度是治外也正而後行宣云必自正性命之

治內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宣云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為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

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矰音增鼯音異成云矰網也弋者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丘社壇也案熏者以烟燻之鑿猶掘也言鳥

鼠微物尚各知趨避如此而曾二蟲之無知曾乃也而乃謂人之無知不知二蟲可以欺德驅之乎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天根人姓名也殷陽地名一云殷山之陽也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也適遭無名人而問

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斥天根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簡文云豫悅也宣云問所不當



章解云孫  
詒讓曰第  
即段字與  
若作豈何  
錢猶何藉  
案集韻與  
或作錢通  
作假

使我樂俞云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詞惜誦篇行婁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曰  
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訓悅者非  
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為人猶言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莽眇成云深遠貌陸云清虛

氣以出六極之外六極猶六合天地四方也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之境以處壙垠之野處上音壙音

云猶曠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治平聲帛徐音藝陸云一本作癩案癩魚

中有言為癩語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亦曰夢語謂之癩廣韻癩亦作曠玉篇曠睡

語也據此則帛當讀曠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乃夢曠也故曰汝又何來夢曠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為感動也若崔本又復問天根未得要領故復請示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淡則

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朴我無為而民自化合氣於漠漠則清靜老子曰順物自然自然則無為老子曰而無容私

焉無私則公老子曰公乃王而天下治矣治去陽子居見老聃曰李云居名也子者男子通稱成云陽姓子居字也名朱案寓言

人於此嚮疾強梁嚮通響疾急也李云嚮許兩反言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殺

章解云孫  
詒讓曰胥  
即請有才  
智也案周  
禮天官冢  
宰胥十有  
二人法胥  
請如請謂  
其有才知  
為什畏也

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

曰強梁此借喻其欲捷強健耳

物徹疏明

王云事物洞徹疏通明達

學道不倦勸勸同如是者可

比明王乎

問可與明王比德否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

郭慶藩云鄭注周禮胥徒民給徭役者易如孟子易其田疇之

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藏事不移官是為技所係也案易有改換更迭之義

勞形怵心者也

胥徒更番後事

技藝足係此身是形與心兩不能適也言是人於智能上求學聖人則相差愈遠耳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因皮有文彩致人來攻獵獲狙之

便執釐之狗來藉

釐即釐牛見逍遙篇陸音來李音程藉秦音切音籍司如是者馬云繩也崔云繫也案言狙狙與狗以便捷善執致繫也

可比明王乎

宣云智能特招累之具以為可比明王則此五獸之招禍亦可比明王乎

陽子居蹇然曰

陸云蹇然改容之貌敢問明

王之治

治去声下同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有覆蓋天下之功而悉推歸於物似非由己為之此

不矜不伐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宣云貸施也案民安其生而以為非賴帝力即所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也有莫舉名

所謂功成不名有也使物自喜

郭云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立乎不測

宣云所存者神而遊於無

有者也

宣云行所無事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作有神巫自齊來履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或歲或月或旬日言之神驗。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宣云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向云迷感於其

道歸以告壺子。司馬云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紫黃帝篇作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郭云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而上黃成云與授也既盡也謂

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曾得道耶紫黃帝篇既其文作無其文張引向注謂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眾雌而無雄

而又奚卵焉。司馬云言汝受訓未熟故無成若眾雌無雄則無卵也。而以道與世元必信。而上黃元黃帝篇作抗信與伸通此道字

就列子所能者言之謂汝乃以所能與世抗求伸於人自厲先已淺露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攻。相去黃下同女音汝

與來以予示之。試與同來以我驗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與季咸同見。出而謂列子曰嘻。季咸歎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數上黃言其速也。吾見怪焉見溼灰焉。怪謂怪徵即溼灰之說宣云言其毫

無氣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鄉去聲音向下同崔云文猶理也向云塊然若

土萌乎不震不正。成云：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又類頤頤也。陸云：崔本作不

為窳，說文作辜，云山貌。是也。震即詛之異文。不詛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窳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案可請同崔本，作萌乎不震不

止，萌與芒通。本書芒多同茫。然則萌乎即無知貌。黃帝篇張注引向云：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俞說：萌當作窳，亦足備一

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崔云：杜德機者，塞吾德之機也。案機，黃帝篇作  
幾，下同。說文幾，微也。向注：德幾不發，故曰杜。  
嘗又與來。嘗

也。下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瘳音抽，言

若有抽去全然有生矣。言全體有生氣矣。全，黃帝篇吾見其杜權矣。宣云：謂杜閉，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文選：演連珠注引司馬云：壤，地也。向云：天

乎。名實不入。向郭云：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而機發於踵。宣云：一版生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宣云：善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齊通

同陸云本又作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禮祭統：齋之為言齋也。齋不齋，以致其且復相之。且

章解云列  
子莫勝作  
莫如莫勝  
無如莫勝  
從朕觀此  
故假莫勝  
為無朕

云者不過即復爾爾  
知仍難確定吉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太冲猶太虛也黃帝篇勝

作朕當從之朕兆也  
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張注衡平也成云衡氣機者言神氣平等以此應機

也向云無往不平混然一之  
窺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  
鯢音

倪審可讀端  
字音義鯢桓之審黃帝篇作鯢旋之審  
也端涸流也言大魚盤桓其水端涸而成深泉也  
子度地篇所謂水出地而不流去者流水為淵則水之流而中渚者  
淵有九名黃帝

上三淵句下尚有溢沃沈雍汙肥六水之流為湖六句是為九淵  
見爾雅溢水涌出也沃水泉從上溜下也沈音執水泉從旁出也  
還復入也汙音牽水之流也此處三焉處上音言此三次自履之道蓋如上所部三淵

行也肥水所出異為肥也  
乎淵者不離乎澤  
嘗又與來  
欲以極玄相勉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  
見季咸驚惶之甚

自失而走  
陸云失如字徐音逸  
壺子曰追之  
恐其驚而遂至於感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已夫矣吾弗及矣  
崔云滅不見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云雖進退同羣而常深

內篇 應帝王

六十

根寧極也。案言所宗主者未曾表。現則窮冥恍惚。季咸實莫測所由。吾與之虛而委蛇。委音威。蛇音移。隨順之貌。黃帝篇作猗移。義同。向云無心以隨。

也。不知其誰何。向云此然無所係也。因以為弟靡。弟音讀。顏陸云徐音顏。弟靡不窮。弟音顏。因以為波。

流。在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王念孫云在本是也。蛇何靡隨為詞。古音蛇徒何反。靡音摩。隨亦音徒何反。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機。曾無

者所知。故季咸逃也。向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默淵

然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令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

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愛升。然後列子自以為

未始學而歸。言列子於季咸逃後始覺。壺丘道深。自三年不出。向云棄人為其妻爨。

為去声。向云遺恥辱。食豕如食人。食去声。向云忘貴賤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彫除

之務。悉反歸於質朴。即老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者若土塊之無知也。宣紛而封哉。

子居其實。不居其華之義。哉。崔本作戒。云紛者亂貌。封戎散亂也。黃帝篇亦作怡。然而封戎。惟張注怡音紛。戎

也。澤制。奏事。早。囊封。稅。以防宣洩。謂之封事。此封字義同。哉語一以是終。一行是道

以終其身也。亦可云一者專也。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壺子事。明帝王當虛己無為。立乎不測。不可使天下人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取意微渺無倫。以上五事引證。

無為名尸。

名者實之賓也。去實為賓。聖人謝之。況名乃天下所爭趨。而我若獨享之。如尸主然。則羣相傾軋矣。無為謀府。以一人為天

天下人之自為謀。倘好施心計。欲天下皆受制於我一人。則陰險所趨。即為叢怨之府矣。無為事任。天下之事任。天下各自為之。

無非性分之累矣。無為知主。知去聲。智也。者爭之器也。庚桑楚曰。任智則民相盜。亦以爭歸於利耳。故必忘心去慮。絕不主張運智。而

使物各自主。其知則率土皆真。羣相安於渾穆矣。體盡無窮。成云。體悟真源。固能以智境冥會。故皆無窮也。而遊無朕。朕兆也。迹也。

而我無容心焉。是即遊其心於無何有之鄉也。亦即所謂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王云。全

天而無自以為得之見。索如見有所得。即有所失。亦虛而已。郭云。不虛則不能任群。其幾至微。唯以無所得。故乃得全其所受於天者。實宣云。以虛之一字總括。

至人之用心。若鏡。懸鏡無情。物來自照。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有去

通說文迎也。不逆本亦作不迎。成或疏只

智靈疑。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故能勝物而不傷。郭云。物未乃鑿鑿。不以心故。雖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宣云。

解將字而不為逆字作解。

既以虛字結上文。又著此四句申解虛字。○此段正文。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儵同條音叔。渾沌同混。沌音遁。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為名。渾沌以合和

為貌。儵忽譬有為。合和譬無為。崔云。渾沌無孔竅也。宣云。南方陽。故以言條。而儵與有北方陰。故以言忽。而無中者。陰陽所渾。以喻自然。守中則自然之道全也。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宣云。陰陽皆起於此。渾沌待之甚善。

成云。有無二心。會於非有非無之境。和二心之偏執。為一中之

渾忘。故曰待之甚善。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眼耳口鼻。通稱七竅。

此獨無有。

嘗試鑿之。

鑿言穿鑿愛之。深實害之至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云。為者。敗之。索機智。害盡則元氣銷亡。物皆然而人尤甚。是

以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也。○此段寄喻。

莊子集註卷上終